

編號 64
類別 750

羊角方方

晉察冀行

周而復著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潘陽市和平路三益路三號

大陝書局總發行

目 錄

- 一 突過封鎖線……………一
- 二 「東亞新秩序」寫照……………一一
- 三 人民新生活的姿態……………一五
- 四 聶榮臻將軍……………二一
- 五 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三二
- 六 人類公敵的暴行……………四三
- 七 從村選看邊區的民主生活……………五一
- 八 人民的勤務員……………五六
- 九 在煤井里……………六〇
- 十 地方性的聯合政府……………六六

十一	貨幣的戰爭·····	七一
十二	稅收的革命·····	七四
十三	大生產運動·····	七八
十四	勞動互助合作社·····	八一
十五	一個勞動英雄的故事·····	八五
十六	新式家庭的成長·····	九〇
十七	人民有了文化·····	九四
十八	鄉村文藝·····	九八
十九	在據點間穿行·····	一〇二
二十	往涑水到北平·····	一〇五

一 突過封鎖線

在晉綏解放區的邊境××莊，我們一行二十四個人，停留了三天。這二十四個人里面，有二十二個人，是由延安十八集團軍總部派到晉察冀解放區工作的幹部，我和黃君也是要到晉察冀解放區去的，就集中在一塊，好一塊兒過封鎖線。

過封鎖線的準備，我們早做好了。根據晉綏解放區八旅參謀長的意見（他在我們來到邊境以前，對我們全體要過封鎖線的人，做了一個報告。），我們把每個人的行李，減少到最低限度，用秤稱了，總共也不超過十二斤，因為我們身體很弱，又沒有作戰經驗，再多了怕撐不動。黃君帶了一本硬面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和『聯共黨史』，這是他兩本心愛的書，但怕過重，把硬封面都扯掉了，正文的天地也忍痛切掉了，他拿着這兩本像是在裝訂房里還沒裝訂好的書給我看，笑着說：

「輕多了，我怎麼累也要帶着它，死也不丟掉！」

我們每個人帶了三斤乾糧，是用晉綏解放區的特產物：莜麥炒熟的，裝在一個白布的細長的乾糧帶里。我們還帶了四兩鹽，這是護送過路部隊告訴我們的經驗：在封鎖線上和游擊區，常常買不到鹽，一個人沒鹽吃就沒有勁啊。此外，我們還怕鞋子丟了，在鞋幫上縫了兩個帶子，在腳面上一拴，

任怎麼跑，鞋子也不好掉了。

吃過早飯，我和黃君兩個人正在炕桌上看封鎖線附近地圖，和敵人佔據村莊的名稱，以免掉隊錯走進敵人的據點。支隊部的通訊員來了，我們跳下炕來，圍住他，知道他來了，一定有好消息。果然是支隊長找我們去。

支隊部就在離我們住處三十來步遠的一座民房里，支隊長住在左側面的一個審洞里，他給我們說：「今天可以過路了。」

派一個連和縣游擊隊，由支隊部政治處張主任護送我們過去，馬上吃飯就出發。我們聽了這消息，是又高興，又緊張，全都回來準備了。

晉綏解放區和晉察冀解放區，中間只隔着一條回瀟路的封鎖線，但，現在把它叫做封鎖線有點不恰當了，因為敵人的封鎖，已從點線擴張成爲面了，應該叫做封鎖面。在敵人勢力控制之下的封鎖面，有二百二十里闊，一般地需要一天一夜突過，突不過，是很容易被敵人包圍，追擊……

吃完飯出發時，縣游擊隊臨時有更重要的任務，不能護送我們。改派八區區游擊隊和支隊那個連送我們。這個區的游擊隊人數很少，只有八個人，火力也不強，全是步槍，而且，其中有一條槍常常卡子，打不響。支隊部的那個連，並不滿額，只有五十六個戰鬥員，有四個打擺子，還得留下；武器有兩挺輕機槍，一個擲彈筒。我們對這樣一支護送部隊不免有點懷疑起來：它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嗎？

張主任却很有把握地給我們說：

「我保險把你們送過去，我送過三十四次，連這一次，三十五次了，一次也沒有出過事。」他指着區游擊隊給我們說，「你們別看游擊隊火力不強，有了他們，過路更保險，你們看吧。」

他說得那麼肯定和有把握，又不得不使我們這些沒有經驗的人，對他信任了。

沿着做爲汾水和漳沱河水嶺的雲中山脈的山峯而下，是一條盤山的狹道，狹道左邊是深遠莫測的峽谷，密密雜雜地長滿着松樹、榆樹、棗樹……樹梢上浮着一層烟似的輕霧，我們這一支八十二個人的輕便隊伍，便在霧里悄悄地急行着。

下了雲中山的山峯，下面是一條舖滿了鴨蛋石的山溝，踏在上面，幾個石頭發出軋擠的清脆的音響。護送部隊在上面走着，就如同走平坦的土地一樣，我們這些人走起來就很吃力，慢下來了。走在我前面的黃君，一腳沒踏穩，身子的平衡馬上保持不住，差一點跌倒了，幸虧他手上有根手杖，支持住了。這一條山溝只有五里多地，我們却走了一小時，部隊不時在前面等我們。

出了山溝，走了十多里路，已經快黃昏了，我們走到了××村。村口放着四桶開水，桶旁邊圍着許多老百姓，在注視着我們。原來張主任派了偵察員先來，動員老鄉燒好開水等我們。部隊一進村，馬上就停下來，大家吃晚飯。

所謂吃晚飯，就是吃乾糧，我解開扣在皮帶上的一個白磁缸子，把繞在脖子上的乾糧袋的結子打開，倒了半缸子炒筱麥麵，先前我以爲這種炒麵是不容易下肚的，現在走了五十多里地，又有點餓，又有點乏，吃起來竟然很香，吃完缸子又是一缸子。

吃完了馬上就走。前面是一條狹長的山谷，兩邊的山峯高聳着，使得谷里深沉而又有點寒冷。張主任指着兩邊的山頭對我們說：

「山那邊就是敵人的據點……」

我們聽了，大家都緊張起來，好像什麼突然事情會發生似的，腳步不由地都加快起來，但是張主任還是邁着均勻的步伐，一步步走去，很安然地說：

「不過，不要緊，上面有我們民兵的哨，敵人只要在村子里一集合，我們就會知道……」

我抬起頭來一看：山上並沒有哨。張主任大概察出我們的神情，接着給我解釋道：

「這是隱蔽哨，下面看不見的，不然，不是被敵人發覺了嗎？他們藏在山頭上，經常移動的。」大家緊張的心情又鬆弛下來，步子也就慢了。

矗立在四野的山峯輪廓逐漸模糊起來，暮色蒼茫了。在我們左前方的山峯背後，昇起一輪明月，放射出清冽的光輝，模糊了的峯輪廓，又顯出它明晰的身影。我們踏着皎潔的月光，順着一條陡峭的山路爬上去，爬到半山腰，是一座二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落，村口的斜坡上有一座小山神土地廟，廟前立着一個兩個人抱不過來的大槐樹，我們就在廟前的斜坡上休息下來，張主任站在我們面前，小聲地說：

「……現在離同蒲路還有二十里地，一下了這座山，我們就要走進平原，過封鎖線了。大家要注意，不要拉距離，不要掉隊，不要說話，不要抽煙，要抽煙的同志，現在抽，用手把火光遮住，這個

村就是敵人的愛護村，帶牲口的同志，趕快喂牲口，前面就不能喂了……」

初聽到這個村就是愛護村，沒有到過解放區的後方同志，便都警惕起來。好像這個村的老百姓也和別的村不同的樣子。經過張主任的解釋，這個村表面上雖然是愛護村，實際上是抗日村政權，全村沒有一個壞人，大家才又安心起來去準備。我和飼養員去招呼我那匹棗紅色的蒙古馬，解下鞍子上的料袋，把黑豆倒在廟盤的碾旁上，讓牠去吃，牠今天一晚，也和我們一樣，是夠辛苦的，牠背上馱着我的全部行李，有時候，我還得騎上他走哩！

有烟癮的同志，這時都四散開來，躲在牆角落，用手蓋着發火光的烟鍋，拚命地一口口吸着。有的在喝水，有的在繫綁帶……

月光透過槐樹的枝杈間的空隙，照着斜坡上籬籬的人影，在悄悄地忙亂着。

張主任看大家已準備好了，便向站在他面前的這個村里的一個民兵問道：

「嚮導來了沒有？」

「馬上就來……」民兵的話還沒說完，村里便有人答道：

「來了！」

走出來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農民，中等身裁，有一臉絡腮鬍，額骨很高，面孔輪廓明確而有稜角，一看就知道是個倔強的漢子。張主任看見他，走上來，拍拍他的肩說道：

「又是你去，村長，好，咱們走吧！」

隊伍靜靜地穿過了山林，爬到山頭，面前便展開漫無邊際的原野，只是對面在烟霧渺茫中，佔着月光，可以約略辨識出有模糊的山峯影子，那邊就是甘察冀的解放區了。我的心急速地跳動起來，恨不得一步就跨過這二百二十里左右闊的封鎖面。

在前面帶路的嚮導，是我們剛才休息的那個愛護村的第三任村長。這個愛護村，開始時敵人很信任，但後來漢奸報告，村里常常有八路軍過，是村長招待和擔任嚮導的。敵人便對這村懷疑起來，對這村的連絡員每天到崗樓上去送信報平安，也就懷疑起來。因為連絡員總報告沒有八路軍過。敵人把所有懷疑和憤怒都集中在第一任村長身上。一天，敵人偵察出又有八路軍過，把村長叫去，問有無「紅軍」過路，村長說沒有，敵人立時帶着村長走到鐵路邊上，把村長捆在電線桿上，三天三夜不給吃一點東西，然後叫他自己往鐵路邊挖一個坑，挖好了，敵人就在他砍了頭，埋在坑里。於是敵人又派了第二任村長，但是第二任村長依然抗日，而且很積極，敵人知道了，又捉去殺掉。現在跟我們帶路的，便是第三任村長。當我知道這個故事以後，我趕到前面去，默默地跟他走了一段路，我發覺他是一個沉默果斷而又勇敢的人。我們慢慢熟了，我坦率地問他：

「村長，前任兩個村長叫敵人殺了，你怕不？」

「怕什麼？」

這一句反問，倒把我問住了，我就老實告訴他：你不怕敵人殺你？」

「哦，怕什麼，敵人再殺死我，有第四個人出來担任村長，還不是抗日，怕什麼？死是爲了抗

日，也值得！」

從這幾句簡單的話里，我體會出解放區那股不可戰勝的人民力量，走在我旁邊的，就是人民堅強性格像的代表！

隊伍一走進平原，在村長的嚮導之下，便進入迷離的境地，簡直是一個神祕的旅行：走了很久，沒有經過一個村莊，盡走的小道，田塍，河邊，有時竟從高粱地里穿行，這些地方，只有本村的人才知道，外邊的人不像是走不進去，即使竄進去了，也一定走不出來的。但村長帶着我們，走得頭頭是道，老是不進村子，平原上的村子却永遠就在我們四周圍。我們的腳步又是那麼輕捷，呼吸是低沉的，咳嗽聲也壓到最低限度，所以沒引起平原上的狗吠聲。我們在這謎樣的境地里穿行，如果不是借着月光和天上的星星，是一定不會辨出方向來了。

我們在一片高粱地里走了約莫二里多地，出了高粱地，橫跨一條大車道，就進入一條田塍道，只有一尺來寬，兩邊是稻田，上面漫起五寸來深的水，月光照着它，像一片明鏡似的。明鏡上垂拂着疎疎的田塍上柳樹的枝條。在這個小道上，人是可以走得過，牲口便有點勉強了。飼養員在前面小心地牽着，後面還有一個人拉着牲口的尾巴，萬一掉下去，好立時拉起來，幸好我們這次過路，只有三四牲口，都平安地走過了。

前面隆起一溜土坎子，不遠便是一個村落。我們沿着土坎子的邊沿，無聲地走去，忽然爬到土坎子上面去展望的偵察員縮回頭來，對張主任耳邊說了兩句，馬上就叫大家就原地蹲下來。大家不知道

什麼事，便蹲下來。一會，土坎子上傳來響亮的馬蹄聲，劃破月夜的寂靜，馬蹄聲慢慢遠去而消逝了。張主任這才告訴我們；土坎子就是敵人汽車路的路基，剛才是敵人騎兵巡路隊過去，所以我們停下來，讓他們過去了，我們好過路。敵人雖然過去了，張主任還是謹慎地在公路橋上兩旁佈置了兩挺機槍，防備敵人回來。我們便在公路橋下，像一陣急風似的，衝過去，一口氣走了三四里地。

一會，隊伍慢了下來，前面傳過來：

「向後傳：後面都跟上了沒有？」

「向前傳：都跟上了，沒有掉隊的。」

一個個傳過去，比較鬆散的隊形，頓時緊湊起來。走了不一會，前面又傳過來：「馬上就要過路，不要掉隊！」大家心情緊張起來，一個跟着一個緊緊地走去。不遠，同清路像一條長得無比的大刀似的，把平原切成兩半，鋼軌在月光下閃閃地發亮。鐵軌上端站着兩個端着槍的戰士，他對我們說：

「快走，跟上隊伍……」

我們幾乎是踏着前面人的腳跡，一步也不落後的跟着走去，誰要是走慢一步，後面的人便催他：「追上去。」

同蒲路的堅強的封鎖線，便讓我們這一支裝備得很差的小部隊突過來了。過了路沒有三里地，送我們的村長對那一帶便不熟習了，臨回去時，他對張主任說：

「你們好好走，咱們回來見。」他一人回去了。

一過路，在封鎖線上來往的八區游擊隊可活躍起來，他們像是村長在那邊一樣的熟習道路，帶我們在各個小道上穿行，走上一片棒子地里，他指着遠遠的一點燈光的村落對我們說：

「那就是敵人的據點，離我們不到三里地，」旋即他又補上一句，「不要緊，敵人不敢出來的，他經常吃我們的虧！」

在平原上，我們悄悄地急行着。

走到平原的盡頭，矗立在前面的是一座座山槽，幾度緊張之後，腿已經乏了，一聽說要山上，腿更覺得乏了，但又想馬上就到了山頂，又想休息，這是一個矛盾。體力上要求休息，環境却要求上山，一上山就比較安全了。有的掉隊，有的坐在路邊走不動了。

張主任叫戰鬥部隊在前面休息下來，等零零落落掉隊的人走攏來，他說：

「現在還是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之下，隨時可以包圍我們，同志們上了山，再好好休息……」

大家振作起來，走進山溝，向山上走去。一進溝，迎面襲來夜晚的寒風，一冷，倒反而精神抖擻起來，步子也快了。後面有幾個體質孱弱的同志，實在走不動了，我們的馬便讓他們騎，有的就抓着馬尾，借馬的力量，一步步上去。

上山的路，越走越暗，終於幾乎辨不清了，張主任傳下話來，叫我們一個拉着一個走，腳下已逐漸從黑暗中發起白來，天快亮了。

上了山又走了約莫二十里遠近，一向沉默的護送部隊有了談話的聲音，並且發出愉快的歌聲。我們在半山腰的一座村莊停止下來，張主任跑過來，笑嘻嘻地對我們說：

「同志們，平安地過來了！」

這時已近中午，將近一天一宿，我們突過了二百二十里圍封鎖面，沒有一點意外發生。張主任催我們打水洗腳，好好休息，吃了飯：睡一覺，還得走，要經過四五十里地的「無人區」，才能夠到達晉察冀解放區哩！

二 「東亞新秩序」寫照

在一條廣闊的山谷里，我們踏着嶙峋的石子，在前進着。

雖然是在白天，但很奇怪，一路上竟然沒碰見一個行人。難道是我們出發太早了嗎？或者是附近沒有村莊嗎？我仰起頭來看：四面全是山，山裏有錯落的樹林，山裏傳來潺潺的泉水聲，這是唯一的聲音，連飛鳥的叫聲也聽不見。在我們前面約莫二三里光景，就有一個相當大的村落。

待我走到村口時，依然看不見一個人。

這個村正在大路中間，我們從村中間的一條大路走過去，村子里死寂得如同墓道一般。我們聽不到一絲兒音響，正街上竟然長了一尺多高的荒蒿，正街的房屋，沒有一家是完全的，完全被敵人燒壞了，只留下一張張如帆似的壞牆壁，抵抗着陣陣襲來的山風。

我很想停下來看看，因為這是「無人區」，離敵人據點很近的，隊伍要前進，不可能停下來。

在荒涼的山野里行進，一路上，連一個可以問路的人也沒有，幸好我們帶了一份十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面很詳細地畫出我們要去的路線。偶爾聽到遠遠傳來一兩聲腳步聲，快接近時，這腳音便倉皇地消逝了。有時，也看到山那邊有一兩個人過來，但不等到接近我們，便飛也似的走了。好像恐

像什麼似的。

爲什麼呢？

我不懂得。我們在路上，甚至想燒點水喝也不可能。一路上的莊稼地都荒蕪了。到處是半人多高的蒿草，彷彿走近了原始的山林，一切的事物都以它自然狀態生長着。

幸好這無人區只有五十來里地，到黃昏時分，我們終於宿營了，停留在孟縣境地離牛道嶺十八里的王家莊。在這個村子里，我們開始看到了人，不過還是很少，只一兩個，一問，原來還是屬於敵人製造的「無人區」。

雖然這個原先有五六十戶，但是所有的房子都叫敵人給燒了，只有村邊的幾間燒不掉的石窰，算是村里唯一殘存的房屋。一路上被我們曾經稱道過辦事有能力的人，到這個村里來籌劃燒水做飯找房子却感到無能了。

首先是沒有房子，我們決定露營，用油布蓋在身上，露水和小雨都不怕了。水還好辦，村邊就有一條泉流，最困難的是鍋，全村的六十戶人家，鍋全被敵人打破了，只留下了三口——這是村里人，當敵人來時帶到地里去，堅壁起來，敵人退去才又帶回來的。現在還是每天隨身帶到地里，回來做飯時帶回來。我們只好待老百姓做完了飯我們再做。

趁着這個空閒，我和黃君兩個人到村里走走，全村原來的人口是二百九十四口人，在敵人的放火隊幾次到這一帶燒殺之後，絕大部分的人都逃亡了，大部分逃到解放區去，一小部分的人有四散到山

溝裏搭窩鋪，不敢回來了。

現在村里只留下了十一個人，剛才我們進村時所看到兩個，是方從山溝里下來，看看村里的情況，敵人來了沒有。這十一個人，我都在村邊的那幾間的石窰里看見了。石窰門口，依然是冷清清，只偶爾從窰里透出低微的嘆息聲，像游絲似的，斷斷續續。窰門前掛着一付草簾，我打開簾子伸進頭去，里面頓時沖出一股難以言狀的臭氣，嘆息聲更高了。外窰黑洞洞的，地上雜亂地鋪了一地的草，大概就是臨時的床鋪了。裏窰里有四個大人和三個孩子，都聚集在炕上；四個大人就有兩個女的躺在炕上，生病，嘆息聲就是他們發出來的。剩下兩個大人，其中一個是瞎子，另一個雖然沒病，但身體的健康已到了最壞的程度。三個小孩一律圍在炕邊，混身泥黑，菜黃的臉上閃着兩隻沒有光芒的眼睛。見我和黃君進去，小孩子顯得恐懼，大人却表現得意外的恭敬和奉迎。我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因為遭受敵人的災害太多了，以為我們是敵人。當他們知道我們是八路軍時，大人和孩子都驚奇地圍攏來，連炕上的病人也吃力地翻過身來望着我們，悽慘地說：

「你們可來了啊！」

「你看，鬼子把咱們村子踐踏成個什麼樣子了！」

我看見他們的眼眶里溢出了淚水，躺在炕上的一個老太太說：

「我們一家八口，走不動啊……」

「你們還有一個人呢？」我看窰里只有七個人，便問他們。

「還有一個小子，五歲，叫狼吃了。」

全家人都沉入到深沉的悲哀里去了。

村子里除了他們這少許人以外。就沒有任何生物，沒有貓，沒有豬，沒有狗，連樹林的鳥也很少，一到夜晚狼便成羣結隊地竄進村來，先前是貪婪地吃被敵人打死的屍體，吃完了，便跑進人家吃小孩，三個月來村里被狼吃去了三個小孩，他家的就是其中之一。

敵人統治不了這個地區，就殘酷地造成了這樣一個空前未有的無人區，把三十里一帶的村莊送進了歷史上少有的死亡飢餓荒涼的大災難里。這就是敵人在中國建立的「東亞新秩序」。

這里地區離解放區較近，政府已派人開始調查設法救濟了。

三 人民新生活的姿態

一走進平山縣郝家莊，就有一種新鮮的印象。我仔細想想，這新鮮的印象怎麼形成的呢？

我們一進村，我的馬便被村口的一個兒童團的兒童拉住了，他雖然頂多也不過十一歲，可是老練的很，抓着韁繩，問我：

「同志！路條呢？」

我們把護照遞給他看，他並不看，旋即交給他旁邊的另一個孩子，那小孩飛也似的進村找人看去了。一會回來，把護照交給我們，說：

「對不起，同志，就誤你們走路了。」

他還用小手放在額角上向我們全體敬了一個禮。走進村里，人們都很忙碌的樣子，但精神很飽滿，臉上很紅潤，而街道也出奇地清潔，絕對使人們不相信這是在敵後戰爭環境下的一個村莊。當然牆壁上是有着大字的抗戰標語，有幾家房子已給敵人燒壞了，這是唯一可看到的戰爭痕跡。一個中年農民從對面走來，見了我們，說：

「同志們，辛苦了，歇歇吧。」他過來牽了我們的三四牲口去，一邊說：「你們在村里歇會

吧。」

他拉着馬在街上給我們躍了起來。這時，從側面又走過來一個青年農民，他問我們喝水不，這是我們所迫切需要的，他領我們到村公所去，頓時提出兩壺開水來給我們喝。

當村長知道我們今天不走了，要住下，他派了一個人出去，兩袋烟的工夫，那個人回來，說是房子找好了。他領我們去，在附近幾家，給我們找了六間很清潔的房子，連喂牲口的地方也有了，就在院子裏有個牲口圈。

一會，米，菜，油，鹽……按照我們人數的需要都送來了。我們簡直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的舒適，村里的人如同就是我們兄弟姊妹一樣的對待我們，彷彿早就知道我們要來，一切都事先佈置好的。其實不然，因為村里經常有軍隊過往，村公所有交際委員，料理一切，這樣就減少了軍人路上的麻煩。

頭隊的說明天在這個村休息一天，飯也還沒做好，我們行軍以來，在封鎖線上很少脫衣服睡，而何況又是許多人擠在一條炕上，每個人毫無例外地都生了蚤子，這時洗了澡都換下衣服自己在洗，洗完了，用開水一燙，有的就在鍋上一蒸，把蚤子肅清了，身上也感到無限的輕鬆和快適。

吃過飯，天已黑盡，大家都躺到炕上，脫掉衣服，準備舒舒服服睡一覺了。——我們有好幾天沒有舒服睡覺了。

我剛躺到炕上，就聽見牆上有規律地起落着許多人的腳步，一會正步走，一會又在開步，然後就

聽見雄壯的喊聲：

「一——二——三——四——」

這喊聲使我很奇怪，天已黑盡，誰在村裏喊呢？越想越不通，從炕上爬出來，披上衣服，好奇地走出去。

原來是村裏自衛隊員，白天裏生產，晚上睡覺以前，就操練一個多小時。幾十個人在打穀場上，有規律地齊整地操練着。

解放區有三件大事：第一是戰爭，第二是生產，第三是教育。所有的人都捲入這個浪潮里去了。我回來的路上，碰見一個自衛隊員，手里拿着雪亮的大刀到村口站崗去了。——白天是兒童團，晚上是自衛團放哨。

躺到炕上，一覺醒來，村子里充滿了一片鑼聲，一會，村里兒童組織的「督促早起隊」來了，他催促我們房東快點起來，下地做活。剛才打鑼，就叫村里人們起床的，如果還不起來，兒童就來督促了。我也連忙穿起衣服，走到門外去看：家家戶戶的門里走出青年，壯年，老年的人來，肩扛着鋤頭，一個個集攏來，漸漸成了一隊，向村外走去。

這是村里郝才榮所領導的變工互助的集體的大開荒隊，一共四十二個人，他們已開了生荒三百多畝，共用了七百三十一個工，並且全部播了種。全村四百九十多畝熟地，全部耕完，二百五十多畝穀子山藥蛋也播了種。

不僅在田里勞動上他們組織了起來，即連牲畜也組織起來，全村八百多隻羊和五十多頭牛和二十幾個騾子都組織起來，大家輪流放，供不起飯的人家，由村里生產委員會和村合作社解決，秋天償付。原來一家有一頭羊一隻牛要派人去放，現在所有的集中起來，只要四個人就夠了，可以節省出很多的勞動力。

村里青壯年的男子都下地去了，我回到家里，看見房東家里的婦女，她們忙過早飯，現在已坐在紡車旁邊，在紡線了。現在全村已經買了三十多付紡車，還不夠，不過合作社和集市上的紡車供應不過來，只好慢慢補上。有許多婦女不會紡的，就跟會的學。此外婦女還把空餘的時間擠出來，養豬養雞，每個婦女也和男子們一樣，都做了個人的生產計劃——除了養豬養雞以外，還要做鞋子賣，給機關部隊磨麵（機關部隊送麥子來磨麵，不單麩子給磨的人，另外還要分紅，利錢很大），種樹，參加農業勞動（平均每人每月大概參加六天的樣子）。……全村計劃種桃樹杏樹各三千株，胡桃樹一千株，孵三百隻小雞，養五十口豬，現在已買了二十九口了。

我發現這村子里沒有一個不生產的人。

如果因為生活困難，不能生產，怎麼辦呢？

村合作社發放貸糧，全村人們又動員了五石六斗貸糧，在附近的××支隊政治部也買了四石糧食送來貸給貧苦人家。這樣，生活問題解決了，就能參加勞動，生產了以後，生活問題自然解決，而且改善了。全村最窮的董榮和家，借了貸糧，參加開荒隊，把自己七畝地種上了，生活也有保障。

生活改善之後，人們自然就會注意到衛生工作。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服，舊衣服也常洗了，吃飯碗筷都洗得乾乾淨淨，小孩子也每天洗臉了，廁所豬圈都收拾得很乾淨，牆上都用白灰粉了。村里人自動地每三天打掃一次，並且村里有個衛生檢查委員，三天檢查一次清潔，所以村里的街道那樣乾淨啊。

中午，開荒隊從地里回來，各人回去吃飯，約莫不到一小時，村里又響起鑼聲，人們三三兩兩地向村里的小廟前走去。一個大核桃樹下，聚集了三十多個人。我也走了過去，人羣當中一個人站了起來，他是村里的小學教員，手里拿着一張督察翼日報，在給他們讀報。報上正好登了一條新聞，說是「平山祁家莊的人民組織起來了。」教員就把這一段消息讀給他們聽，頓時人羣里便浮出來愉快的笑聲：

「咱們的事也上了報了。」

「可要好好幹，全邊區都知道咱們了。」

「咱們要組織得更好，和牛各莊比賽。」

從來和農民不發生關係的報紙，現在他們的生活却成了報紙上的重要新聞，這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大變動啊。人民和報紙有了血肉關係，他們從報紙上得到許多農業上的知識，全邊區生產經驗的交流，人民的成長……讀報已開始成爲他們日常生活之一了。有的人，很忙的時候，也不忘記去聽讀報，不聽聽報上的事，彷彿生活中缺少一點什麼的，不能好好安心去休息。

讀完報，他們回家去歇晌，然後又下地里，從事勞動了。當太陽偏西，他們結隊回來，從遠遠的田地裏，唱着歌，愉快地歡呼着。捫着鋤頭，慢慢走回來。羊兒，牛兒……也從山上地裏回來，把村里一條正街塞得滿滿的了。每一頭羊每一隻牛，都很熟習自己主人的住處，走到自家門口，便自動地進去了。

晚上，按照各人的編制，奇抗先，自衛隊，婦女隊，……都到自己的隊伍集合處，又開始操練了。

多麼活潑愉快的戰時生活啊！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人民新生活的姿態，不僅是我一個人吧，我們同行的人都這樣感覺。黃君看得在人羣面前竟然發楞了，他忘記回去睡覺，我們明天還得趕路哩。

三天之後的夜晚，我們到了晉察冀軍區政治部。

四 聶榮臻將軍

到督察冀軍區政治部第二天早晨，我去何家莊訪督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政治部在稻園村，離司令部五里地，騎上馬，一會便到了。

聶榮臻將軍是一個智識份子出身的軍人，是一位儒將。一八九九年他出身於四川江津的小地主家裏，過二十歲那年，在四川一個舊制中學畢業，正逢着『五四』運動，像一陣狂風似的，席捲了中國大陸，新思潮從黃河流域而長江，一直流到天府之國的四川。年青的聶榮臻，挺身而出，迎接了新思潮，參加了這一劃時代的運動，並且組織川中學生，研究新思想，獻身於愛國運動。受了新思潮洗禮的聶榮臻，抱着着當時自由主義的實業救國的思想，一九一九年，他參加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冬天到了法國，半工半讀，開初是進入一個樹膠工廠，後來進法國最大的史乃德軍火工廠，進比利時勞動大學學習化學。回到巴黎，又進雷樂汽車工廠，和托曼松電氣工廠做工。當一九二〇年，他在比利時勞動大學讀書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志願！他決心學習化學，求得實用的科學知識來挽救這腐朽的中國。

固然他在中學時代，受了『新青年』雜誌所介紹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很深，把他從嚴復譯的赫

哥黎天演論所受的思想影響，向前推進了一步，可是實業救國的思想還是吸引着牠。

但等到留法同學開始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時候，他從實業救國的思想轉到實際的政治軍事鬥爭方面來了，特別是對軍事上戰略戰術的研究，吸引了他更多的注意。

當德國在一九二三年，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二十四歲的聶榮臻，從巴黎到了柏林，和德國革命黨人手挽着手，在人民當中，高唱着國際歌在柏林的街道上前進。他從這一個運動當中，吸收了許多鬥爭的經驗。

一九二四年，他被旅歐區黨的委員會派到莫斯科學習。他從巴黎到了莫斯科，進了東方大學和黨的軍事學校，這更使他對軍事方面，有了進一步的深造。

他在一九二五年夏季回到中國，擔任廣東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祕書和政治教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他被拘留在中山艦，脫險之後，擔任中共廣東省軍委工作。之後，就跟從北伐軍出動，直到武漢。馬日事變之後，被派到九江組織前敵軍委，以十一軍黨代表的資格，參加領導著名的南昌起義，後來又領導廣州起義，直到他在一九三二從中央軍委調進江西，他始終沒離開過武裝鬥爭工作。

抗戰以後，紅軍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他是一一五師的副師長兼政治委員，正師長是林彪將軍。三七年秋天，他到了五台山。這時候，敵人陷平津，下南口，佔歸綏，進大同，大軍蜂擁而到，在叩雁門關了。聶榮臻將軍和林彪將軍，率領一一五師戰士，進入雁門關以西陣地，敵人所向無敵的最精

銳的板垣師團，遭受到聶林兩將軍嚴重的一擊，這就是舉世所知的平型關戰鬥。

八路軍總部和一一五師主力，奉命馳援太原娘子關一帶的危急形勢，聶榮臻將軍被任命留守五台，深入晉綏冀內外長城線之間的廣大敵後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雖然他手下只留有一個兵團不滿額的兩個連以及一個騎兵營，在他英明領導之下，終於開闢了抗日根據地，解放了無數的村鎮和縣城。

十一月七日，晉察冀軍區成立了，他是司令員。

當我走進司令部時他在會客室里接見了我。

他穿着一身草綠色的軍服，馬褲，腳上穿着一雙草綠色的布底圓口鞋，扣着風紀扣，左胸袋的上端掛着第十八集團軍的圓徽章，給人一種整潔樸素的感覺。他的兩眼炯炯有神，特別是注視事物的時候，更顯出那股銳利而又謹慎的光芒，在兩個高聳的顴骨之間，是一條隆起的有點突出的鼻子，嘴很寬闊，臉却消瘦。他給我最初的印象是一個謹嚴，寡言笑，沒有感情的人，甚至使人覺得很不容易接近他，因為他老是那樣冷冷的，嘴像是永遠在閉着，即使給你講兩句話，旋即就又閉攏了，在凝神地審視着你。他講話，處理事情，彷彿都早就有了準備，老是那樣的安步就班，顯得安詳而又徐徐，即使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即使突然發生什麼重大意外事件的時候，他臉上也不會顯出一絲的緊張和忙亂的痕跡。在他那裏，什麼事都像有一定的位置，一定的步驟，一定的處理方法，使你信任他。

這個最初的印象，大體上雖然可以說是差不多，但不一定是完全對的。

在以後和他相處的時日裏，從我所見到的，所聽到的，所知道的，有些印象是要加以修正的。

首先他是一個熱情的人，不過不輕易表現在外表上，在他的嚴肅的外表里却滿孕着豐富的感情，他的眼光里就充滿了慈愛和情感，他對軍區每一個指戰員有深厚的情感，關心他們的生活工作，關心他們每一件事，就像是父親關懷他的親生子女一樣，戰士們常給家屬說：「我們聶司令員他忙得很，……可常給我們說話，教我們的事情可多哩。」而聶司令員自己也說：「離開了他們（指戰士。）我就感到不安和孤寂。」當他接到諾爾曼，白求恩的遺書時，他更掩蓋不了他那燃燒着的感情；他看完了頭兩行，眼淚便忍不住流下來了。這時他正在唐縣，南關的紀念軍區成立二週年的大會場上，他頓時離開主席台，一個人走到遠遠的樹下，低垂着頭，用手帕掩着臉，嚶嚶地哭泣了。

他對人民更是充滿了熱愛。當一九三九年整個軍區遭逢那數十年來罕有的大水災時，他焦心積慮地在設法把人民從水災的窘困里挽救出來，他遂發表了談話：

「……政府應撥款切實救濟，調濟食糧，種籽，挽救夏耕，盡力進行河防工作，全體同胞要高度發揚民族友愛互助的優良傳統，同甘苦，共患難，共存亡……」

全邊區於是掀起救災的浪潮。人民在政府和軍隊的幫助之下，渡過了嚴重的春荒。

如果從他參加革命二十多年的曆程上看，他對人民大眾的事業更是有着無比的忠誠的熱愛，一種熾熱的感情，貫穿在他整個的戰鬥生活里。

寡言笑，也不確實的；應該說是不苟言笑，他的一舉一動都有分寸，一言一笑也有分寸。當他指

揮大軍消滅敵人的時候，他的臉上常常露出笑容，甚至於放聲大笑。三八年冬季他指揮部隊向敵人的圍攻，當他從電話里知道各路敵人擊潰，五台敵人亦有撤退模樣，他就發令：『五台這股敵人，一夜行程深入到高洪口，一定要打掉它！叫密頭的部隊今天黃昏前，趕到河口設伏，等敵人退回去的時候，堅決消滅他！』

第二天正午，他和大家正在院子里吃午飯，捷報來了：

『河口戰鬥我軍跑步趕到指定地區，設伏完畢，敵已退至，我將敵全數殲滅，繳獲甚多。』
他馬上放下筷子，仰面大笑了。

然而他並不是滿足於自己的勝利而笑，更不是因勝利而忘記戰鬥任務。全邊區把敵人打退以後，各地湧起了祝賀的歡呼，千萬個聲音向着聶榮臻將軍高呼。他通過歡迎的行列進入解放了的阜平城，在一個晚會上他說：

『敵人吃了一次虧，總要來報復一下的。敵人是很講面子的，丟一次臉，它是要瞞羞成怒的！』
說完話，他恣情的笑了，不過一會又恢復那謹嚴的表情，準備下一步工作了。

他不但不是寡言笑，而且是很有風趣，談吐很幽默的人。督察冀是敵人的心腹之患，桑木師團長在東京的師團長會議上就說：

『不肅清山地「匪軍」，要想明朔華北，是很困難的。』

但是一些少不更事的年青法西斯軍人，却夢想肅清山地，敵曾田中部隊長，探知道軍區後方勤務

和抗日大學是設在靈壽縣陳莊鎮一帶，他率領了精銳部隊千餘，企圖參觀『紅軍大學』——即指抗日大學而言，並且寫了一封信給聶榮臻，這封信遲到了。敵人在陳莊南山一帶找到了自己的墳墓，八百多敵人無言地倒在山下了；倉惶逃逸的敵人，連屍首也來不及帶走，只割下了八百多隻左手，企圖帶走，燒成骨灰，帶回國去，做所謂『無言的凱旋』。後來狼狽地只顧逃命，連八百多隻左手也沒帶回去。

戰後，聶司令到了陳莊，這時他才得到田中部隊長所寫給他的那封信，他看完了那封『親啓』信，便咯咯笑了。原來是田中部隊長邀約他在陳莊會師，要他『和平合作』的『招降書』，他旋即斂去笑容，對四處的人說：

『可惜得很，我現在到陳莊，已經看不見田中部隊的官兵了，我只看見他倒躺在戰場上的疊疊的屍骨，憑吊一番而已！』

他雖然笑，也是很矜持的；雖然幽默，也是很莊嚴的。你在他面前，永遠感覺得他是一個長者，和他在一塊，彷彿天下什麼了不起的大事，都不值得驚奇，可以應付得綽綽有餘，辦得有條有理，一切事件的發展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難怪得在他部下的指戰員，既敬畏他，也信任他，更是愛他。曾經在他指揮下戰鬥了十多年的老指揮員，甚而至於是很調皮的，但是聶司令員一說話，或者是他的命令一來，那就誰也沒有話說，剩下來的只是：

『行動！』

因爲無數次的戰鬥經驗證明聶的意見和指揮是英明而又正確的。

甚全在最危險的時候，大家只要看見有聶司令員在，即連最胆小的人也會放心的。因爲即使在戰鬥最險惡的時候，司令部距離敵人只有幾里地，他還是很安詳的，不動聲色，從他表情上看，你甚至會以爲附近沒有敵人的，他就有這樣過人的胆量。自然，單有過人的胆量是不夠的，他還有過人的智慧。記得一九三九年冬天，我跟隨着他參加反掃蕩戰役，當軍區司令部通過了唐河，進入到南北清醒村一帶時，敵人永遠給我們保持了二十里左右的距離，我們前進，敵人前進；我們休息宿營，敵人休息宿營；到後來，敵人只離我們十里地左右，因爲摸不清我們的實力，不敢昧然下手。而我們的行動，無形之中，被敵人監視住了。這時聶榮臻將軍很安定地在地圖面前審視路線，最後他命令一部分武裝部隊浩浩蕩蕩公開宣稱向大路到劉家台去，其餘的部隊也向劉家台方向走去，可是走到半路上就封鎖住消息，所有的部隊都在途中往白沙村轉折入一條狹小的山谷，這是一條絕路，如果敵人在兩頭一封鎖，那所有的生命都死在敵人手中了，敵人絕想不到聶的司令部會走入這條山谷的。跟隨我們後面的敵人部隊，果然給我們武裝部隊引到劉家台去了。敵人到了劉家台，很驚奇爲什麼到了劉家台，八路軍就沒有了呢？八路軍就在他後面，而且襲擊上來了。

過人的胆量加上過人的智慧，等於勝利。

這樣，跟着聶司令員打仗，誰會還有一點點不信任他嗎？

他不僅僅是個英明的軍人，而且是一個出色的文人。雖然他并不曾寫文章，但如果他動筆寫文

章，字里行間，便充滿了一種藝術的深厚的煽動力量，使讀者讀了之後，永遠不易忘記，從影響了你的思想起，一直會貫穿到你的行動中去。他自己房子里有一個活動的白木書櫥，里面有條有理地放着他精讀的書，他對馬列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有獨到的地方。對一般藝術作品，他也有深湛的愛好。他不但自己這樣，而且把藝術工作放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位置上，他說：

「文化生活是一個革命軍隊所不可缺少的，它不是軍隊的裝飾品，而是活的力量。軍隊需要有戰鬥力量，就一定需要文化。」

同樣的，他對廣大人民的文化，也賦予極大的注意，他說：

「現在，根據地建設的條件更進一步需要我們解決廣大人民的文化食糧的問題。我們的人要吃飯，這是首先要解決的；槍砲要有彈藥去喂它，這是第二件要解決的大事！現在進一步要講到人的腦子，要用大量的文化食糧去喂它。」

他指出并且強調藝術最緊密地服從於一定的政治鬥爭目標，把藝術做爲政治工作的武器，他這樣以爲，也這樣在廣闊的解放區上，展開了人民的文化運動。這是我過去所不曾見過的，文化是從勞動者羣中產生的但是現在文化和勞動者羣是多麼遙遠啊。在新的地區，文化又回勞動者的手中了。

他是個軍人，是個文人，又是邊區的家長。

如果說邊區是個大家庭，那他便是這個家庭的家長，他如家長愛護每一個子女，每一個指戰員又如子女一樣的尊敬他們的家長。

在孩子面前，他就顯得年青了。他一和孩子接近，他底臉上就不斷地浮上笑容，天真地和孩子在一塊玩笑。甚至是敵人的孩子，他也一樣的愛護。記得在百團大戰時，部隊在井陘煤礦俘獲了兩個日本女孩，母親在砲火下死了，父親受傷，醫治無效，也死了。兩個女孩送到前方司令部來，他親自牽糖給女孩子吃，說：

『小娃娃，不要怕，吃這個糖，甜的很。』

女孩子在父親般的慈愛中接受了糖，像回到家里似的，一點也不怕。第二天聶司令員寫了一封信，派人把兩個日本女孩子送到敵人的據點里去了。這件小事，曾深深打動了敵傷的良心。他說：

『敵人雖然殘忍地殺害了我們無數同胞和兒童，但我們決不能傷害這些無辜的孩子，和日本人！』

他對敵友的界限是何等分明，他對人民的愛是如何的強烈啊！

晉察冀在他的撫育下，一天天成長起來，解放了遼闊的土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和人民的軍隊，帶着徒手的人民去打掃戰場，繳獲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自己又建立了小規模的兵工廠，修理武器，製造武器，我曾經看到軍區兵工廠製造的步槍，戰士們都歡喜使用，因為這自己造的步槍，那火力，那射程，竟然等於捷克式的。

美國大使館武官參贊，卡爾遜先生參觀了邊區之後，他說：

『我實在覺得驚奇，在四面被包圍的敵人後方，能夠辦這麼多的事情，我從未見過，：第一次歐

戰，我在德軍後方，啊，那是決不能與你們相比的。」的確的，誰能夠走到邊區，而不驚奇呢！他在這地區，雖然被廣大人民所愛戴，被廣大的戰士所擁護，但是敵人是很恨他的。從敵人每一次掃蕩時所散發的傳單上，就可以看出敵人是怎樣的痛恨他的。傳單上說：

「聶榮臻業已陣亡！」

「聶榮臻病重垂危！」

「聶榮臻，隻身逃亡延安。」

他看到這些傳單笑了：

「可惜我沒有飛機，敵人也會知道，我還是靠着兩條腿走路呀！告訴敵人，我始終和他保持着最親密的接觸。」

敵人也知道他們經常在被聶司令員所指揮的部隊打擊着。

越被敵人痛恨的人，就越被人民所愛戴。

聶榮臻將軍和他手創起來的晉察冀解放區，成爲抗戰中華北的一個堅強堡壘，解放了華北一千二百萬人民，他把祖國的旗幟一直插到北平近郊，僞「滿」的邊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這個堅強堡壘成爲解救華北人民的前進基地，聶榮臻將軍指揮着燕趙健兒，在廣闊的戰線上，向敵佔區反攻，解放了張家口，解放了平山，解放了天津西北六十里的楊村車站……大軍向敵人的心臟地區挺進……聶榮臻是晉察冀人民的太陽，他的光芒照耀着解放區。

我在會客室裏和聶司令員縱談了將近一小時，最後他很關心地問我後方的文化情形，我很慚愧，我們做文化工作的人，而對着這樣一位根據地的創造者，我們在文化崗位上的努力情形，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呢？

隔壁屋子他還有客人，我便辭了出來，準備回到政治部去。

艾青 著

詩 論

▲新新出版社發行▼

五 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

回到軍區政治部不到一個星期，敵人對晉察冀的秋季「掃蕩」開始了。敵後較大的掃蕩有這樣一個規律：總是在夏季麥子黃時，和秋季莊稼快收割時。這樣，一方面敵人實行掠奪計劃，解決敵區的糧食恐慌，一方面同時也增加了解放區的糧食恐慌。軍事鬥爭不是爲了完成政治鬥爭的任務，就是爲了完成經濟鬥爭的任務。

往年敵人的「掃蕩」常常是先「掃蕩」一個解放區，然後把「掃蕩」這一個解放區經驗運用到其他解放區去。這次却不同了，敵人向華北華中各個解放區同時進行，而這次動員的兵力又較往常爲大，單是對晉察冀北嶽區就動員了四萬餘兵力，二六，六三，和一〇等三個師團大部主力，獨立混成旅團與六十二師團的半數主力，獨一獨二兩混成旅團的一部，加上偽治安軍六個團的主力 and 三十餘縣的保安隊。此外，敵寇還動員了一切的漢奸偽組織，如「剿共委員會」，如偽「合作社」，集體擬訂了掠奪計劃，企圖一鼓而摧毀解放區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敵人的「掃蕩」和軍區的反「掃蕩」，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是敵我實力的總考驗。

在反「掃蕩」開始時，我隨着軍區司令部行動，不久，由於軍區的主力是在第一軍分區，而第一軍分區的主力部隊是一三兩團，我於是到了三團的團部，三團是隨着軍區司令部一同行動的，我有機會經常和軍區保持了聯系，這樣，我比較容易了解整個反「掃蕩」的過程。

軍區部隊的裝備我是知道的！砲很少，大半是繳獲敵人的，經常用的是迫擊砲；主要的武器是輕重機槍和步槍，而這些又非常不一致的，從國籍來說，有捷克式，有日本三八式，……從國內出品來說，有漢陽造，有太原造，有中正式，有土槍……子彈也是不充裕的。從軍事裝備上看八路軍，的確是很落後的。但如果從指戰員的質量上來說，不僅在全國是第一流的，就是對敵寇來說，也是比較優越的，特別是在政治質量這一方面，更是不可以相比的。

然而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絕不僅止於此。當我開始跟隨八路軍向這樣頑強的敵人進行反「掃蕩」的時候，在我的腦際浮起了一個問題：

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呢？

老實說，開初，我對反「掃蕩」的信心是不很高的。經過整整三個月的反「掃蕩」，事實給我一個完滿的答覆。這三個月的反「掃蕩」，大致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人分進合擊，進據解放區中心地區，然後大量分散兵力，進行所謂有重點的反覆「清剿」，搜索破壞，軍區部隊則針對敵人的分散「清剿」，實行集中兵力予以打擊，敵人因此不得不集中兵力來對付，這就粉碎了敵人初步的計劃。第二階段，敵人着重在搶掠滄沱河兩岸的產稻區；軍區部隊就變稻場為戰場，分散兵

力，配合民兵，積極打擊敵人，奪回被搶稻子；同時，發動廣泛羣衆搶收，於是敵人的計劃歸於烏有。第三階段是，敵人以主力奔襲合擊軍區部隊機關學校，只有極少數的機關，因為警惕性不夠，而遭到部分損失，其餘進犯的敵人都遭受到八路軍嚴重的回擊，把敵寇打出解放區，勝利地結束了三個月的反「掃蕩」戰役。

反「掃蕩」的勝利，是軍事鬥爭和各方面鬥爭密切結合的成果。

首先是軍事鬥爭與人民的結合。

敵後的八路軍之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主要的是因為這支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它是爲人民的，故人民也不惜一切來擁護軍隊。在解放區的人民，從小孩到老頭都組織起來。反「掃蕩」一開始，人民第一件工作，便是堅壁清野，把所有能搬走的東西，像衣服、糧食、家俱、日用品，……都藏到村里村外山上山下的暗窖里，地洞里。解放區的人民，即在平時，也早就有了暗窖地洞的準備，有些地方只留下一些必要用的東西在家里，一有情況，就趕着牲畜，帶着一切東西上山了，留下給敵人的是空無一物的四堵牆壁。這還不算，敵人三光政策（即殺光燒光搶光）實行之下，人民又有了一種經驗，把能拆下的窗戶木門都拆下，另外用土壤把窗戶和大門都堵死，這樣，敵人既進不了屋，也不易燒房子了。

敵人所到的地方，處處感覺困難，沒有羣衆，沒有糧食，沒有用具，他想找一口鍋做飯也不容

易；更糟糕的是失去了耳目，地方上沒有羣衆，敵人從那裏了解八路軍的行蹤呢？而八路軍到一地方，那地方民兵哨見到，不一會，什麼都有了。我曾經有這樣經驗，一次我隨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鄧華將軍在反「掃蕩」中；走進阜平縣董家村，村里圍無一人，連一張炕席一口鍋也找不到，糧食更不必說了，而司令部帶的糧食恰巧吃光了。我心里想，堅壁清野對敵人固然好，但是不要使自己隊伍也沒有飯吃了。但不到半小時，山上的人聽說八路軍在此宿營，陸續回來了，一小時之後，整個司令部人員都吃着噴香的小米飯了。在各個山頂瞭望的民兵的哨，這時一一向我們報告敵人的行蹤。

此外，在反「掃蕩」中，人民還幫助軍隊送飯、帶路、運輸、抬貨、送茶、送水……必要時，就掩護傷員和掉隊的個別戰鬥員。這次反「掃蕩」，黃峪村老鄉掩護了一個八路軍的病員，是發癩疾的，敵人從軍區中心地區撤退，路過此處，兩個治安軍要把病員帶走去領路，老鄉不肯，被偽軍打得死去活來，結果把病員搶走了。他醒來後，連忙把躲藏的自己的大兒子叫回來，追上偽軍，央求敵人，換回了八路軍病員，說他這個兒子地頭熟，好帶路。實際上他兒子在半路上瞅敵人不注意時，就逃回來了。人民這樣愛戴自己的軍隊，請問：敵人有什麼辦法不敗呢？

其次是八路軍主力和民兵的結合。

在晉察冀解放區，民兵的組織是普遍到每一個山溝村莊。男自衛隊，女自衛隊，是每一個村莊都有的羣衆武裝組織，它的核心是基幹自衛隊，而基幹自衛隊的核心是游擊小組。在這一次反「掃蕩」

戰役中，單是民兵和敵人就進行了二、一九二次戰鬥，爆炸了四、四四八個地雷。這些戰鬥都間接直接配合了主力作戰，阻礙和粉碎了敵人的作戰計劃。民兵顧名思義是羣衆性的，敵人一進入解放區，險遭遇到八路軍的主力打擊外，還到處遭遇到各地民兵的打擊。如九月十四日行唐縣以北羣圍和聯莊兩處的五百多敵人，想合擊劉家莊，馬化村，盧家莊等七個村莊的民兵，在二區民兵大隊部指揮下，他們在連接的二十多里的山頭上，用土槍，地雷，手榴彈，把進莊的五百多敵人堵擊住了，就是這樣拙劣的武器，就是這樣沒上過陸軍學校訓練的農民，和敵人打了一天，這一天，敵人只走了十二里路，合擊的計劃粉碎了。八路軍的主力因此就非常有利地來打擊進犯的敵人。

不妨再舉另一個例子。九月二十日，敵人經過孟平縣二區何家窪時，民兵中隊長何玉林，帶了二十一個民兵，依據有利的地形設伏。黃昏時分，敵人進入了伏擊圈，民兵先以猛烈的手榴彈投向敵人，旋即扔出飛雷九個，繼之又扔出大石頭打擊敵人，用了這樣簡單的武器，一共打死了三十八個敵人，打傷九個敵人，還奪得大量勝利品，民兵却沒有一個傷亡。

民兵在反「掃蕩」中，破壞敵人的交通線，是主要的任務之一。在敵人所到之處，凡是能通汽車的一切公路，那附近的民兵就有組織地分批去破壞，同時埋地雷使得敵人汽車不通，運輸線割斷；或者能通，但到處都彷彿有地雷，又彷彿沒有地雷，這得有工兵在前面探路，有時要起雷，有時要修路，使得汽車一天行進的速度慢到這樣一個可怕的程度；只走二三十里地，還沒有人走的快。

敵人的通訊聯絡也不斷遭受到民兵的破壞，敵人在解放區臨時建立起來的通訊網，到處受到破

壞。阜平的一個民兵，把敵人無線電割回來了；更厲害的是西莊一個民兵，他割電線割到敵人電話室的窗外，還不甘心，公然伸手進去奪那敵人的電話機。這樣出其不意的動作，處處都發生。電線割斷，敵人要派人出來修，修的人遭到民兵的伏擊，很少能夠回去的，於是連修的人也不敢出來了。

最使敵人頭痛的，是地雷。爆炸運動在晉察冀是普遍展開了。地雷多到這樣一個程度：即連八路軍，沒有當地民兵帶路，也不敢隨便走一步。開初，大路上有地雷，敵人走小路，小路上有，敵人走山邊；山邊也有；於是走莊稼地，那兒也有；陸地既然都有，敵人異想天開，從河裏走（從王快鎮到阜平縣城有一條沙河）；行軍一天，還走不了二十里。以後就又不行了，河里有水雷。進村也是很麻煩的事，村口不敢走，只有走叉道；晚上宿營也不敢從正門進去，怕中地雷，從牆根打一個洞，像狗一樣的一個個鑽進去；炕倒是很舒服，可是不敢睡上去，怕有雷，只好用繩子拴到屋梁上，做一個吊床來睡。

就是這樣小心。敵人還得到處被地雷炸。單是一個民兵李勇（現在他已是晉察冀的爆炸英雄了。）在反「掃蕩」三個月中，就爆炸了六十九個地雷，斃傷敵僞三百六十四名，毀傷敵人汽車三輛，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有的村莊，在村周圍佈滿地雷陣，敵人每次經過那兒，始終不敢進去，如唐縣的三道崗村便是。敵人對地雷表現了極大的恐慌。在敵獲的獨立旅團第六大隊代理隊長菊地重雄的日記中，就這樣寫道：「地雷效力很大，當遭遇爆炸時，多數都要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被炸死。地雷戰使我官兵

精神上受威脅，使官兵成爲殘廢，尤其要搬運傷兵担架，如果有五個受傷的，那麼就有六十個士兵要失掉戰鬥。」

從這一段日記里，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民兵和地雷在反「掃蕩」中的作用，和給敵人的威脅。

第三是外線鬥爭和內線鬥爭的結合。

當敵人四萬大軍進入解放區「掃蕩」時，敵區便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隙，軍區部隊除了保持一定數量的兵力在解放區腹地與敵戰鬥外，便分派在解放區邊緣的部隊，深入到敵後去，對敵人佔據的點線勇猛反攻，牽制了敵人的主力，使得敵人不能夠完全集中兵力「掃蕩」解放區中心的地區，同時，也就是配合了內線的八路軍展開反「掃蕩」戰。在三個月當中，外線活動的部隊創造了輝煌的戰果。這些外線部隊，曾先後奪取了襲擊了許多城鎮鄉村的據點，如十月六日，一小部隊一舉而下徠源紫荊關以南的陳驛據點，消滅了十五名守敵；十月十一日，又攻入望都南關；十六日到十八日攻入保定北關、西關、與南關；十八日雁北部隊襲入渾原；在五縣的外線部隊，在侯黨一戰，斃俘敵僞三十多名，繳獲輕重機槍三挺……至於進攻堡壘，炸燬橋樑火車，更是經常的事。

外線部隊除了集中兵力攻擊預定目標以外，還經常採取突襲的動作，也同樣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如牛山戰鬥便是一個光輝的範例；

牛山逢集的日子。東焦，馬山，中山三個堡壘的僞軍，有二十多個人要到集下搶掠些人民的財

物，由牛山僞小隊長帶着十幾個人在集上鎮壓，僞班長帶十幾個人到村公所去監督老百姓做飯，當然是雞肉大米，不在話下。飯將熟未熟之時，僞軍在甲面興高彩烈，說：「這集上八路軍不敢去，我來保護你們。」正在他們吹牛皮的時候，八路軍外線部隊的一小部分人已在房頂上埋伏好了，立時房上的八路軍接着說道：「喂，我們來了，繳槍吧！」屋內的僞軍簡直是魂飛天外，八路軍如神兵一般，從天而降。但僞軍還想抵抗，門外八路軍的奮勇隊已沖進了院子，向屋子裏投擲手榴彈，而在房屋上的八路軍把房頂打開，從上面扔下手榴彈來。僞軍這時只好乞憐叫道：「不要打了，我們繳槍，留我們一條命吧！」一會功夫，八路軍帶着十二個俘虜，繳獲了十二支步槍，六百多發子彈。這種神話似的奇蹟，在敵區游擊區到處皆是。

第四是軍事鬥爭與政治攻勢的結合。

解放區的政治攻勢不是在反「掃蕩」時才有，配合着一定的政治任務，常常有的，不過在反「掃蕩」時更爲加強罷了。在三個月中，對封鎖綫的山溝外普遍展開了兩次以上的大規模的武裝宣傳。這種武裝宣傳組織，人數不多，一二十人，二三十人不等，大半是輕裝，戰鬥力很強，即使是演員宣傳員身上也是帶着武器的，有些地區，靠着敵區，演員都是化好了裝再去的，到了就演戲，寫標語，散傳單，開大會，完了就走，動作既迅速而又機警，甚至跑到堡壘附近和據點裏面去開會，另一方面派部隊警戒敵人；敵人也無可奈何。××部隊的宣傳小組，越過敵人兩道封鎖溝壑，進入了敵人所謂

的「治安確保區」，召集十一個村莊開羣衆大會。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聽說八路軍來開會，連忙爬起來，趕到會場，流着淚說：「我要看看咱們的八路軍，我老頭死了也甘心。」村里人都圍滿着這八路軍講解放區和國內外大事。聽的人都入了神，捨不得讓宣傳小組走。

武裝宣傳組攜帶的照片，就在附近村莊展開了被敵人蒙在鼓裏的羣衆，見到解放區的真情實況了。

八路軍的傳單標語，通過武裝宣傳小組，貼在堡壘上，車站上，鐵路上，甚至於貼到偽軍政府的門口，××縣城裏發現了宣傳品，偽警察所長親自到各處檢查行人，派人在衙門口站班值夜。偽縣長王景岳，聽到手榴彈響，同時又發現宣傳品，嚇得他連夜上城守了一夜，在城裏則一夜連續檢查了八次戶口。

在××，宣傳品貼在火車上，火車開了幾十里地方才發覺，日本憲兵和車警長把車停開，大事搜查，以爲車上有八路軍了，這樣鬧得敵僞非常恐慌，一直傳到偽華北新民會上去，在宣傳會議上敵僞都認爲這是一件大事。

政治攻勢普遍展開，敵僞軍和偽組織人員都動搖了，有的逃跑，有的反正，有的自殺，甚至有的把炮樓都燒掉了。在敵僞壓榨下的村莊因此得以解放，人民起來反抗敵僞的勒索和奴役。在這樣攻勢之下，大大影響了進入解放區的敵僞軍，使解放區中心地區的八路軍更加有利地粉碎敵人的「掃蕩」計劃。

第五是八路軍本身的戰鬥力量。

縱然是四萬裝備優良的敵人，但是一進入解放區，就腹背受敵，處處遭遇到困難，行動固然要受到交通的阻礙和民兵的伏擊，宿營時也要碰到地雷和民兵的襲擾，糧食用品都不易找到，逼得敵人每次「掃蕩」不得不帶了一長列的牲口和民伕，來運輸給養和彈藥，這個運輸隊像一個瘤似的生長在號稱精銳的隊伍上，大大妨礙了軍事行動。最糟糕的是；敵人所到之處，沒有一個羣衆，像一個既聾又瞎的人在解放區里走路，八路軍一行動，敵人是很難了解情況的。這些不利條件，反過來，都八路軍的有利條件，在羣衆的海洋里，八路軍自然就像生龍活虎一般的了。

敵人是頑強的，但八路軍更頑強，從政治質量上說，就是十個敵人也比不上一個八路軍，每一個八路軍都是有過思想武裝覺悟了的戰士，他知道爲什麼而戰，也知道爲誰而戰。敵人的最小的戰鬥單位是小隊，如果把小隊長打死，這一隊就喪失了戰鬥能力。而八路軍的最小的戰鬥單位，是每個戰士，打到敵一個連，一個排，一個班，直到最後一個人，都能夠進行戰鬥。並且敵人的優勢，只有在一定地域和一定時候才能發生作用，如果敵人分散了兵力，分頭出擾，八路軍集中一定數量的兵力和裝備，來進攻分散了的某一路敵人，這就是變敵之優勢爲劣勢，而變我之劣勢爲優勢。而事實上，八路軍經常在各種鬥爭的配合下，以極少的兵力，擊潰了強大敵人的進攻。

讓我們來看看這三個月的反「掃蕩」的實況。

總結三個月的反「掃蕩」，主力部隊和敵人進行了大小二、〇九三次戰鬥，在每次戰鬥里表現出八路軍的英勇和指揮藝術，到處伏擊，襲擊、側擊、阻擊、追擊敵人，阻礙了敵人的行動，粉碎他各個「掃蕩」計劃，使敵人每一個行動都付出很大的代價。這兒，我想只要舉幾個例子，便可以了解敵人和八路軍的實際戰爭力如何了。九月底，敵傷四千餘，圍攻阜平東北部的神仙山，八路軍的守衛部隊還不到敵傷的十分之一，只不過四百人，可是支持了十二天之久，這還不算，又斃傷敵傷二百多，打落下一架飛機，繳獲了一挺重機槍，最後還把圍攻的敵人打退了。

另外像十月三日，七百多敵人進攻唐縣西北之青靈山，八路軍不過一個連的兵力，就對抗了敵人四天之久，並且擊斃四十多敵人，終於敗退了。

再像三百多敵人侵入了曲陽于家寨，八路軍以十四挺輕重機槍和三百多支步槍的猛烈火力，在且里村南山設伏，當敵人到時，即同時向敵人猛擊，敵人隊形馬上混亂，經過半小時，都無力還擊，後來數次衝鋒，全被打退，就在這次戰鬥里，曾經有一班人在一高山上，擊退了十倍以上敵人的衝鋒。在且里山下，一百多個敵傷倒下來了，八路軍只傷亡了十六人。

軍事鬥爭和各個鬥爭的結合，八路軍成爲一支攻無不取戰無不勝的勁旅。

以上的事實，回答了我的疑問。我理解到：八年來爲什麼八路軍在敵後，不但沒被精銳的敵人消滅，反而一天一天強大起來的原因。

六 人類公敵的暴行

一個不完全的統計

這一次敵寇集中四萬兵力，「掃蕩」邊區，和過去不同，這次叫做「毀滅掃蕩」，敵人企圖澈底摧毀邊區，把整個邊區造成一個「無人區」。然而這只是一種幻想，

經過三個月的猛烈的反「掃蕩」鬥爭，邊區一千二百萬的軍民，終於把敵寇打跑了。

但是在這反「掃蕩」的三個月當中，在敵寇「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之下，邊區遭到野獸所給予的空前未有的災難。敵寇的罪行，應該公佈出來，讓全世界的人士都知道，東方法西斯日本海盜，在中國解放區所幹的什麼勾當。

不過，我這兒所得到的還只是一些不完全的材料。

在晉察冀邊區的北嶽區二十一個縣份，約有一百萬人的地區裏，敵人就幹下了這些罪行：

慘殺六千六百七十四人（內負傷者九百七十六人），
燒毀房屋五萬四千七百七十九間，

搶掠與燒燬人民食糧二十九百三十四萬斤，

搶走耕畜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七頭。

搶走豬羊五萬七千八百七十九隻。

搶毀農具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五件，

搶毀衣被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三十件。

顯然這統計是不完全的，比如敵人進入解放區到處挖掘人民所堅壁的東西，人民留在家中的一切日用品，這就很難統計了。而人民被殺害也絕不止六千多，並且敵人的殺害的方法據統計當在百種以上，比較常用的是：活埋，打靶，吊死，刺殺，灌水服死，毒氣毒死，鋸死，鋸死，碾死，喂洋狗，煮死，腰斬，懸崖摔死……以至於肢解，剜心，鑿眼，剝皮——這些，有的是在死前就肢解等，有的則在死後還要把心剜出來。

血海深仇

敵寇敗退以後，邊區的房子倒處在燃燒着，甚至邊區每一村莊，沒有不被敵人燒燬了一部或大部，被屠殺的屍首更處處皆是，在自由的土地上，淤着一片很厚的紫黑的血層。

最殘暴的是敵人在平陽的罪行。平陽慘案的罪犯是荒井，他部隊裏有專門殺人的隊伍，叫做「紅部」。當他從賈口開會回來，「紅部」就忙起來了，在村裏逮捕了許多老百姓，驅使到屠殺場去，一

天之內殺死了一百四十人。當他的部隊被打敗，撤退的前夜，他集合了六十多個婦女，問她們是要跟着走，還是要回家。她們沒有一個願意跟着去被污辱的，都被敵人剝去衣服，砍了頭。另外，敵人還把村裏一些男女捉到廣場上，脫掉他們的衣服，強迫他們赤身裸體地跳『秧歌舞』，然後又強迫他們在大眾面前集體性交，不肯的，馬上就砍掉頭，有的就用褲子包着頭，推下懸崖摔死的。

曾經有一位孕婦，被敵人捉住了。失去了理性的日寇，把她放在一口棺材裏，另外叫來二十多個婦女，把她們衣服剝光，命令她們站在旁邊目睹獸行的進行；首先敵人破開她的胸膛，胸前的皮肉給撕到乳房旁邊，摘出了一顆鮮紅的心；接着又破開她底肚子，用刺刀進去挑出一個未足月的胎兒，胎兒何辜，還沒有出世。就遭到日本法西斯的刺刀了！棺材裏流滿了血，母親就浸在血流裏。二十多個勒令旁觀的婦女掩面不忍看下去了，敵人趁此威脅她們：說她們如果要回去，就照樣的被殺，而且心要炒了吃的。這並不是一句空泛的威脅的話。實實在在做了，並且不止一次。土山村李小根幾個人的心肝，就是被敵人摘下來炒了吃的。羅峪村劉耀梅拒絕被敵人姦污，敵人砍下她的頭，扔到井裏，同時從她腿上割下肉來，去包餃子吃了。

過去，我總覺得『吃人的魔王』不過是憤怒到了頂點時候說出的一句罵人名詞，現在才清楚用在敵人身上是說明一件事實。而且還不能完全說出他殘忍的面目來。

這樣殘忍的罪行不止在平陽，在井陘縣黑水坪老虎窩村，村裏一百數十個老百姓就中敵人烈性瓦斯彈而死了，皮膚變成了紫色，腐爛，最後化成了血水。村裏村外還躺着屍首，有的被敵人燒死了倒

吊在屋樑上，有的被開水從頭上澆下燙死的，有的是被石頭砸死的，有的六七十歲的老太婆被強姦後，死在牆角落裏，陰戶裏塞了一根木頭。

在平山崗南村，十二月十二日敵人包圍了村子，村裏大部分老百姓給圍住了，敵人帶了十七個老百姓走到一條深溝面前，叫他們自己解開鈕扣，反縛起手來，馬上把他們推入溝內，野獸們就從上面刺下來。一個十五的小孩，不忍看見這種慘無人道的獸行，他掉過臉來，低下頭去，他底肚子上旋即中了敵人的刺刀。這是一種。有的，敵人叫幾十個老百姓攆高梁糶到大溝裏，叫他們把高梁糶放下來，前面是一堆火，命令他們面對着火，然後幾十個敵人從背後山上沖殺下來，四處都是敵人，中間是火，這幾十個人便活活地燒死了。敵人看人被燒無時發出那種淒厲的叫喊，竟然拍手狂笑起來！

這些，都是比較著名的，傳遍了邊區。至於敵人在平山焦家莊用鋼刀鋸死二百多人，敵退出時，用的門板的血跡堆得有半寸多高，兩個水井裏盡是沒頭沒胳膊的屍體；又如柏葉溝，敵人遠走時鄉村中所有的人，在路上把婦女的衣服剝光，強迫她們跪在路旁，然後把所有的男子全部殺光，這叫「陪殺」；其次像在柏屋村，敵人用一口大鍋燒水，把水燒開了，扔下兩個活蹦蹦的小孩，活活煮死，一個婦女被輪姦後，也同樣被活活煮死了。——這樣的暴行幾乎到處都有，寫不完的！

這些事是人能做出來的嗎？即連野獸也不會殘忍到這步田地吧？只有披着人的外衣的法西斯野獸才能做出來的。

暴行的自供

前面所記的，不過是傳聞開來，或者是暴行之後的遺跡，是很不完全的。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招開了一個座談會，又給我們補充了一些。當然，這也還是極少的一部分，因為工農學校的學生有限，出席的人不多，但我們從此可以更進一步看到敵人殘暴的面目。我這兒僅把那次座談關於督察翼之部記下來：

「一九三八年六月，獨立第三混成旅團有一個長谷川中隊長，在河北臨縣捉了兩個八路軍，把他們背綁起來，帽子拉下，遮起眼睛，送在壕溝面前站着，讓我們五個幼年兵，去練習膽量，去刺殺。我們有些害怕，把眼睛閉起，只是刺上了臂膀他們就倒下壕溝裏去了。以後從溝裏又把他們拉出，又讓別人來刺。最後又山中隊長把他們的頭割去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月田自稱。）在太原時，岡村寧次大將，每隔十天，就在太原門外集合六十個俘虜，排成一列，脫去上衣，背綁出來，讓幼年兵刺槍，還在痛得呀呀叫的時候，就用石頭土塊活埋了，一個月內殺了二百多名。」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師團小原大隊下面憲兵軍曹藤，在河北任邱，把二十八名八路軍放在廟中，周圍被帶得槍的士兵看守着，讓二十四隻軍犬去咬他們的咽喉，胸膛，人臨死掙扎的叫聲，軍犬的咆哮聲，雜在一起，實是慘不忍聞。」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混成第八旅團駐在河北省沙河縣，佐野中隊長長的伊藤軍曹，解剖了一個老百姓，將肝取出，說是能治婦人病的一種藥，而偷偷地販賣。還有一九四一年九月安部中隊長，渡邊軍曹，佐佐木伍長三人爲了醫治梅毒，將老百姓的腦袋打破，取出腦子來。

混成八旅團的田中中佐，在一九三九年「掃蕩」時，曾襲擊高懸着紅十字旗的八路軍醫院，把病人釘在牆上，挖掉眼睛，割掉鼻子，耳朵，生殖器，然後燒死。

同時混成八旅團的井上中佐把一百多名的八路軍和老百姓，一部份用輕機槍射死，一部份裝在棺材裏燒死！

一九四二年三十六師團，師團長安達中將，在易縣狼牙山將五十名避難婦女剝得精光，使她們送水，送彈藥，並於強姦後槍斃。還把幾十個老百姓放入井裏，從上面丟下石頭砸死。

一九四〇年在內黃清豐縣戰鬥時，三十五師團召集三千多名老百姓訓話，剛講完「日軍擁護中國人民」後，從四面用輕機槍十幾挺將他們射死。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一〇師團長桑木中將在宿縣射死一個抱着孩子的母親，孩子不知母親已死，噙着母親的奶啼哭。又同師團上板大佐同年在冀中，將婦女綁在樹上，用中國造的手榴彈塞在陰戶裏，然後在六丈來遠的地面拉線炸死她們。

一九三九年混成八旅團後澤中隊長，在晉縣用刺刀剖開兩個孕婦肚子，拉出小孩來，劈開小孩的腦瓜，並在腦瓜上貼一張紙，上面寫上：「八路軍殺的」。

一九四二年混成八旅團水上少將，在定縣把避難在地道的八百餘老百姓用毒瓦斯毒死……」
夠了，不必再記下去。

罪犯的名單

現在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法西斯的野獸們，對中國人民的屠殺應該得到應有的懲戒，應該把這批罪犯送到各個暴行地點，由被贖的人民來親自處決屠殺他們的劊子手；誰要是寬容放縱劊子手，那就是自絕於人民，人民是不會答應的。

這些劊子手是：

首先是東條和岡村寧次，因為他們是犯罪的主謀者。其次是：一一〇師團長桑木中將和林芳太郎，三十六師團長安達中將，六十五師團長野副昌德，六十七旅團長柳，混成八旅團水上少將，六十六旅團長田中信勇，六十二旅團長清水田，六十三旅團長津田義武，獨立第三旅團長毛利未廣，二十六師團佐伯，十三聯隊長安尾，一六三聯隊長上板凸，一三九聯隊長下松龍男，一一〇聯隊長黑須元之助，獨立一混成旅團長山松奇，及其他參加這次毀滅掃蕩的軍官，和那些製造各種慘案的劊子手，如荒井，一一〇師團長的上板大佐，獨立第三旅團的長谷川中隊長，混成八旅團的田中中佐，井上中佐，後澤中隊長……

縱然這些劊子手想逃到海角天涯，中國人民也要把他們逮捕起來，交給人民公審，按照人民的意

志來判決這些殺人不眨眼的野獸！

現在是清算血賬的時候了！

誰想寬恕劊子手，誰就會遭到一切愛好和平和正義的人反對！

本社出版：

土地在歌唱——延安生產曲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七 從村選看邊區的民主生活

在反掃蕩當中，一切的羣衆團體，學校，政府機關，部隊，都集中全力在爲了一個目的工作：取得反掃蕩的勝利。等到反掃蕩一結束，各個部門的日常工作又開始了。

春天是邊區一年一度的村選的季節。

一早，曲陽三區的張區長到軍區政治部來看我，他告訴我今天是郎家莊的改選，問我去不去，我當然是很願意去的，便一同走了。

郎家莊是一個五百多戶的村莊，選民（凡年滿十八歲以上的任何抗日人民，不論性別職業，貧富，都是選民。）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位。會場佈置在村邊的一個廣場上，這廣場，在收穫的季節是打穀場；冬閒的季節，是村區自衛隊的操場，春天，便成爲人民的會議場所了。這時候，廣場上還沒有什麼人，只有幾個村幹部在佈置會場，場子四周豎起了一塊塊長的木板，上面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主席台靠牆對着廣場，那兒一排放着三張桌子，當中一張桌子上放着一個大紅色描金花的小櫃子，上面貼着一張紅紙，寫了三個字：「投票箱」。一會，村幹部把一張開會日程貼在當中的桌子前面。

張區長爲了準備這個村的改選，曾經在這兒工作了三天，幫助村長總結工作計算賬目，今天，他

巡視了一下會場，又把村長拉到旁邊去談，檢查一下還有什麼工作沒有準備好。正在他們談的時候，走向村中去的邊蔭路上，忽然傳來整齊的步伐，接着是聽到雄壯的口令：「一二三——四……」我轉眼看去：原來是村自衛隊，攜着綠纓槍，四個人一排，向會場走來，他們到會場的中間，停止了，很整齊地排成了一個長方的隊形，坐了下來。接着是兒童團，婦女自衛隊，青抗先，老頭隊等都排着隊來了，把場子填得滿滿的，兒童團坐在最前面。我看到一種嶄新的氣象，蓬勃的精神，充沛的力量。誰說中國是一盤散沙？如果真的是的話，那是統治階級壓迫人民成爲散沙，怕組織起來的力量，不能怪人民自己。

新的社會裏，人民組織起來，成爲這個社會的主人。

主席宣佈開會以後，老村長把過去一年的工作做了一個很詳盡的報告，說明這一年來在收支上，春耕上，優抗上，教育上……各方面的情形，像一個管家的僕人，向主人報告他的工作一樣。報告完了之後，主人——坐在廣場上的一千一百二十五位的選民，從各方面提出了問題；有的說去年冬學沒辦好，不能完全按時上課，這責任不能完全推到教育委員身上去，村長是領導全村工作的，教育委員不過是幫助村長辦理教育而已，冬學沒辦好，村長要負責；有的說這一年來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差，原來政府規定每月發優待糧，給抗屬送柴挑水，有些抗屬就沒有收到，甚至有把兩個月的優待糧合併到一塊發，沒有照顧到抗屬的需要；有的說救濟災民的工作做得不好，反「掃蕩」以後，上級規定募捐糧食，大人一年該六升，可是村裏沒有切實做到，並且這項救濟工作，只是附近駐軍給村子募了一筆

款子賑災，村長沒有全心全力推動這一項重要工作……

各種不同的意見，從各方面毫無拘束地發表出來。我看見村長像一個忠實的僕人一般，坐在選民前面，回憶着這些事，臉上顯得有些慚愧。

最後張區長總結了大家的意見，並提出村政權工作和羣衆團體聯繫不夠，羣衆團體是領導羣衆的，是保證政權任務完成的，這一點却被村長忽略了。這一年來的工作，用張區長的口吻說，就是：「檢討這一年的工作，優點只有三個，缺點却有七個，可以說這一年工作大體上沒有做好。」

張區長檢查一下選票，準備選舉了。

村農會主任提出了農會會員做競選人，婦救會提出她們的會員來競選，青抗先也提出了自己的人……候選人一個個被羣衆擁到主席台上去，發表他們競選演說，一個青年農會會員這樣說：

「你們大家要選俺當村長，俺一定要爲大家謀利益，根據鄉親們的主張，把每一項工作辦好。希望你們熱心幫忙，我一定領導大家抗日保衛家鄉，把咱們的光景過得更好……」

婦女競選人也到台上說了話，要和別人競選，她要把村裏的工作做得比別人更好。這時候坐在選民前面的兒童團開始活躍起來，唱歌叫口號，鼓動大家競選。

競選演說講完以後，就開始投票。這是一種不記名投票，村裏的小學教員，村幹部，農會會員等三個人擔任寫票，另外有羣衆選出人來監票，每一個選民走到寫票台旁說出自己選那個人，寫好以後，由自己投進投票箱。有的扶着拐杖，有的攙着小孩，從十八歲以上的青年男女，到七八十歲的老

者，都走到投票箱前，選擇下一年給自己辦事的僕人——村長。

選完以後，大家便有秩序地散到廣場四週，說說笑笑，在估計誰可以當選了。

開票結果：是一個青年農民和一個中年婦女當選了正副村長。張區長把一疊選票送到他們兩個人的手裏，慶賀他們說：

「這就是你們的委任狀，大家選的，你們要好好辦事，不要辜負了大家的希望。……」

他們兩人笑嘻嘻地接過封好了的選票，點頭同意張區長的話，沒有盡驕的舊村長，在羣衆的意見之下，解職了，第二天他開始移交給新選出來的正副村長。

郎家莊的村選工作完了之後，我給張區長談到邊區的區級縣級和邊區一級選舉的事。他告訴我，「大致和村選不差甚。」所謂不差甚，是這樣的意思：

村裏每十五人劃分爲一小組，每個小組提出候選人，成爲村代表，這樣的代表組織起村代表會，也就是村議會。由各村的代表，又推選出按人口比例的一定數目的代表，當區參議員，出席區參議會，從區參議會裏選出區長來，成立區公所。又在區參議員裏推選出席縣參議會的議員，縣參議會裏產生出縣政府，縣長等。專員公署一級，是邊區政府的代表機關。沒有參議會機構，從縣參議會裏直接選舉出席邊區參議會，各縣的代表組織成邊區參議會，這是全邊區的最高權力機關，也就是總的代表邊區人民意見的機關，從這個機關裏產生了邊區政府委員和主任副主任。這些主任和委員，和各村的村長一樣，邊區參議會有一切權力可以改選罷免。政府的工作人員，他只是爲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他

的去留不決定於什麼裙帶關係私人關係或諸如此類的原由，而是取決於他的主人——就是人民。好的勤務員當然會繼續服務下去，壞的，也自然會被請走的。

像這樣以人民爲主的政治生活，孫中山先生追求了四十年都沒有成功，臨死時還殷殷囑咐叫「同志仍須努力」。經過八年的抗戰，在全國範圍來說，依然只是一個希望，在大後方所實行的仍舊是黨治，或者也可以叫做民主，不過這種「民主」是：「我是主，你是民！」

全國人民的希望：孫中山先生的理想，首先在解放區實現了。

八 人民的勤務員

村選完了之後，張區長和我一塊回到軍區政治部來，三區的區公所就在軍區政治部這個村子裏。一路上走着沙灘地，小河水裏的水發出潺潺的音響。我們邊走邊談着：我問他村長有沒有薪水，他笑嘻嘻地向我望了一下，然後嚴肅的搖搖頭，最後說一句：「舊政府時代倒是有」。

原來邊區的村長和村幹部，是不脫離生產的，村長忙，實際上是顧不上自己的生產的。然而沒有薪水，過去村幹部還能在村公所裏吃飯，報銷，現在節省村開支，這一點也取消了。實際上，村長是個無報酬的職位。他的唯一的報酬，就是替村裏人事情辦好了，大家的感謝，下一次再選他。可是他的任務是繁重的，要計劃全村的工作，領導生產，教育，武裝鬥爭……

區級幹部是脫離生產的，但那薪水，却少得可憐的很，只八塊錢一個月。就拿張區長來說，他穿一身粗布棉衣，戴個氈帽，身上揣一個土黃色的飯包，整天的跑來跑去給老百姓辦事。比如，三年前遭到水災，全區的人生生活發生了問題，幾乎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要缺三個月的糧食，據老年人說，這樣空前未有的災情，是要餓死不少人的。從前還沒有這樣嚴重的災情，都要餓死不少人的。張區長和邊區其他政權工作人員一樣，到處想辦法，以政府的名譽，向地主富農借糧，這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得要三、四次的動員，左一輪右一輪的說服，最後又開了士紳借糧會議，這樣才說動了。從地主那兒借來糧，借給大多數缺少糧食的農民，這樣才能渡過災荒，能夠生產，到秋天打下糧食，再還給地主。因此，在空前未有的水災下，全區沒有餓死一個人。只要老百姓有困難，有需要，他就去籌劃，去辦理，去解決。

像張區長這樣，在解放區根據地裏工作，工作雖忙，生活雖苦，但很平安。他給我談到冀中游擊區趙縣縣長的生活，那簡直是在生死線上鬥爭。

趙縣的縣長是陳翁儒。陳縣長不像從前的縣老爺，整天坐在衙門裏要糧、要錢、吃好的、穿好的，一個人幾個老婆，出來的時候，威風凜凜，不是騎馬，就是坐車，從前更是鳴鑼開道，甚至街上連老百姓也不讓走。可是陳縣長就完全不同，他每月只拿十五元的津貼（這是邊區政權工作人員的最高津貼）。吃的和老百姓一樣的飯，穿的和老百姓一樣的衣服，甚至比老百姓還不如，夏天因為「掃蕩」緊張，上級還沒顧及發下單衣，他仍然是穿着一身的棉衣。老百姓要給他換季：送一身單衣給他，他不要，怕增加老百姓的負擔，說是上級不久會發下來的。陳縣長就是這樣穿着一身棉衣，大熱天到處奔走給老百姓辦事，想活路。不認識他的人，在路上碰到了，誰也不會知道，這就是一縣的父老官陳縣長。他在敵偽星羅棋佈的據點中開展了民主政權，建立了民主的政府。開頭，因為環境緊張，人手不夠，他一個人便在敵人據點附近，做好幾個人的事，他自己說得好：「這時候，縣長是我，科長是我，秘書是我，交通跑腿也是我。」可謂是身兼數職了，然而他的津貼也還只是十五元，

甚至有時拿不到。但是他腦筋裏沒有時間想這些事，他想怎樣給老百姓多做點事，能夠把老百姓生活改善。

說到趙縣的縣政府，誰都會吃一驚的，既不堂皇，也不華麗，更不威嚴，不但是不像一個縣政府，連縣政府的門房也不像。趙縣的縣政府是在漫地裏看水車的一間小屋子，陳縣長在這兒辦公，這兒就是縣政府。這不像縣政府嗎？是的，不像。可是有什麼關係呢？主要是在實質，不在形式；過去縣政府縱然堂皇壯觀，那是用權力從人民身上剝削下來的，這政府是和人民敵對的，是人民咀咒的對象。

看水車的一間小屋子固然不像縣政府，但團結了趙縣全縣的人民，他是人民力量的動力站，它是由人民組成的全縣總指揮部，人民的一切問題都來找陳縣長，人民關心這間小屋子，愛這間小屋子，擁護這間小屋子；因為這間小屋子和小屋子裏的人，給他們辦事。

陳縣長的生活很簡單，簡單到這樣一個程度：連伙房沒有，飯也不做，他身上只是經常掖着乾糧，他覺得這樣既省事，也節省時間，更可以避免暴露，因此能夠抽出時間來多給老百姓多做點事。

他在繁密的據點當中，開展了統一戰線的工作，使得過去曾經懷疑過民主政權的人，也舉起雙手來贊成民主政府的措施。他在敵人的破壞之下，建立起趙縣的民主縣議會，包括各個階層的代表，團結了各個階層，抗擊敵偽當時所謂治安強化運動。

平時他到處為全縣人民工作奔走，掃蕩來時他就帶着縣裏的地方武裝——義勇軍打游擊保護人

民。去年二月里反「掃蕩」，他帶極少數的義勇軍被優勢的敵人包圍了，他一個人勇敢地頂着，企圖突出敵人的重圍。但是敵人又從偽縣城里開來了兩輛汽車增援，終於不支，陳縣長和他少數義勇軍都被打倒，陳縣長受了重傷，被敵人運到偽縣政府的民衆醫院去治療。這時，敵僞開始了誘降，慰勞，送禮物，探問，勸解，他都一一拒絕了。起初是偽隊長來勸投降，不肯；接着是偽縣長，憲兵隊長，一個個來勸誘，一個個被罵回去。最後偽趙縣的敵人小隊長來勸降，也被罵走了，他始終不肯爲了個人的生死，而出賣趙縣人民的利益。敵僞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地把他槍決了。

陳縣長雖然死了，但是他勝利了。

縣長，和一切政權工作人員，現在是人民的勤務員給人民服務的人。

過去的縣長老爺，和一切官員，是騎在人民脖子上剝削人民的。

這種爲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是解放區政府工作人員的典範，陳縣長不過是千千萬萬的政權工作人員當中的一罷了。

這樣爲人民服務的勤務員，怎麼會不受到人民衷心的愛戴，至誠的擁護？

張區長指手劃腳地給我說，越說越有勁，不知不覺已走到軍區政治部的村口了。進了村，因爲他疲勞了一天，又給我談了這麼久，便不敢再打擾他，和他分手，讓他回區公所去休息休息，我一個人回到政治部。

九 在煤井裏

回到政治部第二天，恰巧是靈山鎮的集市。我久就想到靈山去看看，這天政治部的一位張教育幹事也要去有事，我們兩人便騎上馬，一同走了。

政治部去靈山，只二十里地，又是沙灘，越過一個小山，便放開馬，一會就跑到了。集上人果然不少，黑壓壓的一片，遠遠就傳來集上叫賣和談生意的煩囂的聲音。

靈山鎮是曲陽的首鎮，在一九三八年，鎮上還有電燈，後在反掃蕩中被敵人破壞了，房子也燒掉不少；正是因爲是一個大鎮，雖然燒了一些，大體上還保存它的面貌。靈山之所以大而富庶，因爲它是在礦區的中心，週圍的村落有許多人工開採的煤礦。

在集市上繞了一圈之後，我提議到煤礦上去看看，張幹事願意充當我的嚮導。他在這一帶是很熟悉的。他帶我到離靈山五里地的一個老礦去。到了那裏，正好遇到曲陽縣工人救國會的主任，他是到這個礦的分工會來有事的，在縣工會領導之下，每個煤井有分工會，設主任，組織幹事，宣傳幹事，勞動保護幹事，教育幹事，抗戰動員幹事和青年幹事。分工會主任脫離生產，他的工資由廠方照付，每五個工人爲一小組，推選一個組長來領導。工人自己有救亡室，歌詠團，啦啦隊長（這是準備和別

的井上工會在一塊開會時，叫對方唱歌的。）縣工會有一個留聲機，經常輪流到各分工會去唱；有時井上的工人，下了班，就擠到縣工會的小院子裏來聽留聲機，大家談談笑笑，然後才回去吃飯。

我們一到那兒，就被工人圍攔起來，坐在櫃台裏的經理也跑過來招呼，東一句西一句，不知回答那邊的談話是好，寒暄了一陣之後，我提議先下井去看看再談（因為怕晚了，井裏的工人下工）。縣工會主任一聽說我要下井，他就拍着胸脯說：『好，我陪你下去。』但是經理不同意，他伸出那隻雪白多肉的手阻止我，說：『同志，去不得，有危險，出了事不好辦，……』我是了解他的好意的，如果萬一出了事，他怕負責任，實際上與他無關。危險，也許有，但是工人都不怕危險，我怕什麼呢？我轉過來，問張幹事他去不去，他也願意去，我們被縣工會主任和分工會主任帶到一間小房子里去，他們拿過幾套下井的服裝來，我們脫下身上衣服，穿起毛涼氈（是一種粗麻織的背心），用大包繩兒，（拴毛涼氈的束腰）把腰束好，戴上麻織的毡帽，我奇怪帽子爲什麼這樣厚，這樣重，戴在頭上沉甸甸。分工會主任告訴我，因爲在井里時常有煤渣子落下來，戴下這帽子就不易打破腦袋。

穿好衣服出來，工人們都笑我，儼然是一個工人了，其實不然，我的臉和手證明我都不夠資格成爲一個勞動者。走到井邊，一共有兩口井，一是上井，一是下井，下井是通風和出水之用。攪把的工人見我們打扮好，他換了一個篋子掛上，並且教我如何下去：要穩，用左腿站在篋子里，右腳在外邊抵着，以免打轉，那會發暈的；兩隻手抱着繩子。我按照他的指示，站到篋子里去，他在上面慢慢把我放下，像是坐電梯下樓似的，黑烏烏的，什麼也看不見，也沒感到暈，一會便到了，這是第一棚，

那兒有一個火窩子，旁邊蹲着一個人在看火。因為風小，不易接風，所以在上井燒火，以吸下井的風來。看火的看見我，連忙扶我出來，他告訴我，這是第一棚，每棚二十丈深，還有四棚才能到出煤的地方。於是又到另一個井口，跳下簍子，比上次熟練了，一棚一棚，一直下到底層，這是我們離地面已是一百丈以上了。而離地面的井口也有一二里了。眼前一片黑暗，慢慢定下來，才又看到前面是一條深遠的道子（就是路）彎彎曲曲地遞下去，左右疏疏落落地放着一盞盞毛油燈，——五步左右，便有一盞。甬道不高——一個人都不能站起來走，要弓着背走，道子頂上是用荊條編製的棚架，防止泥土落下來。迎面走來一個擔筐的工人，赤身屈背挑着兩筐煤，手里拿着一個柱頭兒（小棍）在一步走來。

順着道子走下去，一共有五道礦，煤層很富，出產保險道，青干集，紅毛渣子，乾子地，中解渣子，老坦等有煙煤和無煙煤。每天分四班下井，就是：稍明，送黑，青申，夜班，每班工作六小時，九十三人，出煤二十斗（每斗二千斤）即算完工。每班工人是：打鑄的十人，擔筐的三十二人，攪把的四十二人，半雜工的三人；料理筐的四人，澆水的二人。

我參觀完了煤井，在甬道那兒，工人都把我圍了起來，要我給他們做一個政治報告。這實在「將了我一『軍』」，我實在沒準備這一套，但感情難却，便給他們約莫談了一下當時的政局形勢。講完以後，我反過來問他們：「八路軍來了以後的生活，和以前有什麼不同呢？」

他們告訴我，首先是工人有了自己的組織，給自己說話辦事的工會，改善了生活，這包括政治經

濟文化娛樂各方面生活，在政治上有了學習進步的機會，在文化娛樂上有了經常舉行的遊藝，更重要的是經濟方面，像過去那樣被廠方剝削的情形沒有了。比如，減低工資，工人收入多就多減，這現象沒有了，應該『跌活』的，現在也可以跌了，——一天規定出煤二十斗，但是煤層越開越深遠，道子遠了，套（每五尺爲一套）多時，就應少出煤，要是一百套出二十斗，一個擔筐的工人每天可以挑十擔，多二十套，道子長了，應該少挑，現在可以照跌了。過去工人因爲工作晚了，不回家吃飯，向廠方支米做飯，廠主抬高米價，市價每斗七元，他以七元二角賣出，現在不允許這樣，一律按市價計算。過去發工資，包櫃的有意難些破票子給你，拿出去以後不能用，也不換，工人就吃虧，現在不可以了。過去，工資是五天十天一支，但是支薪以後，常常感到錢不夠用，有時等不到十天，家里要錢買米沒有；現在能夠每天支。每天如果出不到二十斗，廠主不給工資，這叫『崩工資』，現在出活不夠，說明原委，可以照付工資。其次，廠方叫主斗的搗鬼，量煤時有意把煤散落在地上，這煤就算廠方的，每天多的能弄到一二斗，工人就得多出活，多流血汗了。如今這情形沒有了。

但這些還是比較次要的，主要的是調整了工資，減少了勞資的矛盾。抗戰以後，物價上漲，工資怎樣也追不過物價，工人一天的勞苦，換不了一個『飽』字，而廠方不肯隨物價的高漲而調整工資，即使調整，怎樣調整呢？物價漲落是有季節性的，在農村環境中，青黃不接時，物價漲；大秋以後，物價跌。如果按物價漲增加了工資，等到物價跌的時候，廠方就會感到吃虧了。結果工會政府和廠方議定了以糧食代工資，如一般工人就定爲每天工資是一升八合八——農村物價漲落主要是以糧食爲轉

移，而糧食又是工人主要的必需品。保證了工人生活的安定，工人生產熱情也就提高了。

以上種種，就是邊區勞動政策的具體實施——適當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勞動紀律，團結勞資雙方發展生產。邊區沒有勞動法和勞動條例，這因為：邊區產業落後，產業工人不多，各地生活水準不齊，規定一個統一的勞動條例和勞動法是困難的。邊區工人的最大部份是農業工人，而且短工較長工爲多，其中還有一部分是放羊放牛的牧工。工人在工會領導之下，生活都較戰前改善，一般的實行實物工資制，照顧了勞資雙方的利益。農業工人，冀中曾實行過八小時工作制，結果起了很大的糾紛，因爲在中國農業工作的習慣是早去晚歸，每年有忙有閒之不同，以後遵照農業習慣改變過來了，

在一般公營工廠里，試行每日十小時工作制，生活上採取供給制：供給吃，住，穿，並按技術的高低，每月發給八元到三十元的工資。

對於敵佔區的工人，邊區寄以無限的關懷，那些受災受難的工人，邊區曾進行救濟和慰問，有許多家屬更受各地區政府的優待。在敵人奴役下的工人，前前後後有不少到邊區來，和邊區工人一同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

談完之後，我們又一棚一棚地吊上來，一到了地面，見了西斜陽光，反而感到刺眼，慢慢才好。這時我臉上鼻子里和手上已是烏黑一團，吐出一口痰來，也是黑呼呼的。井上分工會的主任說：

『現在你完全像一個工人了。』

我很高興，我有資格列在勞動羣中了。

洗了一個澡，換上衣服，和縣工會主任一同走出，經理站起來，笑盈盈地送我們到門口，彷彿在慶幸我們的安全和他自己精神上負擔的解脫，說：

「你們下井里去，我真擔心，現在，好了，以後有空，請常過來玩玩……」
和張幹事騎上馬，跑到政治部，天已黑盡了。

十 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幕，我被邀去參與這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大會，這大會像是一根色澤鮮豔的紅線，劃出了邊區民主政治建設的新階段。

做爲邊區最高行政機構的邊區行政委員會，就是在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在阜平召開的邊區臨時軍政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這里面有國民黨，共產黨，無黨派的人士，是地方性的民主聯合政府，經過國民政府批准的。

五年來，晉察冀邊區團結了各黨派各階層各民族和廣大軍民，在敵後殘酷的鬥爭環境之下壯大起來，收復了數萬甲國土，建立了十三個專區，九十八縣，六百五十區，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六個行政村的民主政權，擴大統一戰線，改善人民生活，實現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

邊區人民在民主政治的自由生活下，早就迫切地希望邊區參議會的召開。在一九四〇年民主大選中，各地佔全體公民百分之七十到九十以上的選民，選出了他們所信任的愛戴的參議員。由於解放區的戰爭環境，和交通的困難，使得參議會不得不延遲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這個邊區政府誕生的節日。）來召開。

會場是爲了參議會而建築的一個輝煌的洋式禮堂，在阜平縣的一個山溝里，離它五里地便有阜平著名的溫塘，（這個禮堂後來被敵人砲火所毀了。）禮堂里主席台前的雪白的牆壁上掛着聶榮臻將軍親筆題字：

我們屹立在太行山、五台山、恆山、燕山、旌旗指向長白山；

我們馳聘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灤河，凱歌高奏鴨綠江。

台上一幅兩丈紅底黑絨字的橫聯，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祝詞：『爲爭取抗戰勝利與建設獨立統一和平民主繁榮的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鬥！』到會的參議員一共是二百八十八人，代表着全邊區二十萬人民的意志，這里有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的代表，請聽他們的聲音：

同民參議員說：『從來沒有得到民族平等的待遇，只有在共產黨八路軍和邊區政府領導之下，我們才知道什麼是民族平等的真正自由生活。』

蒙藏喇嘛和尚說：『敵人毀滅了我們宗教聖地，沒有邊區，我們就完全失掉了依靠。』

七十多歲的籍紳說：『垂暮之年，得享自由民主之權，真不枉此一生。』……

虛度在中華『民』國名義之下的人民，三十多年以來，在解放區第一次真正享受到『民』國的主權，第一次真正以一個主人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他們有權過問一切國事。

開會以前，在離禮堂約摸半里路左右的一片廣場上，參議員檢閱了自己的子弟兵，這些子弟兵在敵後生長起來的，繳獲敵人的武器，武裝了自己。許多從敵佔區來的參議員，看到這樣齊整強大的隊

伍，增強了信心，有的五年沒看到祖國的隊伍，現在看到，感動流淚了。

回到禮堂就開始進行大會預備會：籌委會報告，參議員資格審查，通過大會組織規程日程，最後全體選出主席團，結束了預備會。

下午正式開幕，譚榮臻將軍代表中共中央地方分局和晉察冀軍區講話，郭飛天先生代表國民黨講話，對大會團結抗戰團結建國的方針，都寄以熱切的希望和信心。

第二三天是邊區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劭文的政府工作報告，第四天全體參議員展開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對於擴大統一戰線，加強對敵鬥爭，克服不平衡發展，加強生產建設，提高小學質量，注意優抗政策和防疫衛生……參議員對政府嚴格的指責和公正的補充，都為宋劭文代表政府一一接收，補入到報告中去，全體參議員這才通過以這個修正的報告列入第一屆參議會彙刊里去。

中共代表劉瀾濤提出：「請確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雙十綱領）為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施政綱領及施政綱領實施重點」，大會一致通過，劉瀾濤登台說明提案以後，邊區國民黨務聯合辦事處主任郭飛天起立發言：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是針對邊區客觀環境的需要，堅持敵後抗戰，鞏固邊區同胞的團結，保衛與發展邊區而製定的。中國國民黨在邊區的同志們一向同意，並熱烈發動這一綱領的實行，今經劉瀾濤先生在大會提出，本席極表同意，願作為邊區目前施政綱領，使成為全邊區同胞共同的行動綱領，並願與友黨人士及各界同胞親密攜手，共策進行，為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而

奮鬥。」

從這一重要施政綱領的通過上，充分可以看出在民主的基礎上邊區國共兩黨團結合作的精神。

本來接着是討論通過邊區行政委員會的各種條例，因為敵情突然緊張，把選舉提前了。每個參議員得到印着大紅印信的選票，慎重地寫上他們所要選的參議會議長和住會委員，政府委員和主任，結果是：

正議長成仿吾，副議長于力，駐會參議員楊耕田，閻力宜，李××，安××（因為在敵區，大會沒有向外公佈他們兩人名字），郭飛天，王斐然。

政府委員：聶榮臻，宋劭文，呂正操，張蘇，王××，劉奠基，胡仁奎，劉×風，王××，主任委員宋劭文，副主任委員胡仁奎。

郭飛天，胡仁奎和劉奠基等都是國民黨員，而共產黨員佔的數目只是三分之一，一位經歷過民國以來的國會和地方議會的選舉的年老的議員，感動地說：

「這是我數十年來閱歷人間，第一次見到的真正的民主的選舉，一切都無可非議，真正的民主，完全的民主！那些被選出的人都是才德兩全的有為人物，一定不會辜負邊區人民的寄托與期望。這次選舉完全證明共產黨是所提出的三三制，實出於一片真誠。你看那選舉的結果，有共產黨員，有國民黨員，有無黨無派的中間人物——這真是言行一致，本人十二萬分的欽佩！」隨後李天儔等議員在大會上提出彈劾完縣縣長案，因為與事實不符，大會以二百四十九票對五票否決了這一提案。接着便討

論和通過邊區行政委員會的組織條例，邊區法院組織條例，租佃條例及草案等一百五十五件提案。

一切政府的法規條例，通過人民代表的討論，修改，訂正，通過，然後交給政府去執行，這樣的法規條例和政府自然爲人民所擁戴，也才能夠貫徹實行到底，在民主的基礎上，一切的困難都容易解決，一切的前途都充滿了光明。只有在民主的聯合政府建立上，做爲國民政府的一個行政單位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在解放區才得到鞏固和發展，抗戰中它是一個堅強的堡壘，建國中它是一個有力的支柱。除了民主的地方性聯合政府，要想在敵後那樣殘酷的環境中生長壯大，是一件完全不可想像的事。這一政府形式，它給全國性的中央政權做了一個輝煌的示範。中國目前只有通過民主的聯合政府的道路，才能解決國內一切問題，才能夠走到一個民主團結和平富強的新中國！

大會在雪亮的電燈下，舉行閉會儀式，宋劭文先生率領全體政府委員宣誓就職，舉起了右手，高聲喊着：

『某等謹以至誠，接受大會的重寄，執行大會的決議，矢忠矢勤，爲人民服務，爲完成抗戰建國的事業奮鬥到底……』

十一 貨幣的戰爭

參議會開完會以後，我在阜平縣一個村子里碰到邊區銀行的行長關學文先生。關先生個子不高，人很消瘦，甚至臉上骨格都有點凸出，穿着一般工作人員制服，手上沒有隆起的肉，也不抽雪茄，胸下更沒有因為喝了過多啤酒而大起來的肚子，生活和一般行員一樣，拿三十元一月的津貼——這是我所未見過的一個兩袖清風的銀行行長。因為行長沒有從業務上養肥了自己，所以人民就得到了實惠。他是東北人，九一八事變時，他還是瀋陽的一個青年，親身參加了白山黑水之間的戰爭，後來到關內來，依然不是在大學里學銀行學貨幣學出身的人，但是他虛心學習，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在以理財著名的邊區財政處長宋劭文先生領導下，在敵人的後方，給敵僞展開了在貨幣線上的白刃戰。

中國的貨幣一向是極為紊亂的，過去全國就沒有過統一的貨幣，縣有縣幣，省有省幣，縣省之間且不能相互流通，中央法幣也不能完全全流通全國。這樣的紊亂情形，在以三省邊界構成的晉察冀邊區來看，顯得更為嚴重。三省都有省本位幣，流通數量很大，但三省之間不能互相流通各自的本位幣，使得貿易上所受損失全大。另一方面，各種各樣的真僞貨幣，全向這塊沒有鞏固基礎的金融陣地上浩浩蕩蕩殺奔前來。

爲了活躍邊區的經濟，開始進行經濟建設，打擊敵人的掠奪陰謀，邊委會成立後，遵照軍政代表大會決議，抽資組織邊區銀行，關學文先生就擔任了行長。

在邊區銀行成立并發行邊幣的前十日，偽聯合準備銀行也成立了，也發行偽聯銀券，於是乎金融大戰的序幕揭開了。

「邊票」是抗日票，「偽票」是鬼子票，在全邊區人民的支持下，接受邊票，拒絕偽票。敵人看偽票不行，就大量偽造河北鈔與平市官錢局的小票子，用來奪取物資，此外還用大量雜鈔進邊區的陣地上來廝殺。由於邊區準備充足，慎重發行，信用一天一天增高起來，再加上靈活的戰術運用，在回擊敵偽每一次進攻中，都打了勝仗。

敵人偽造河北鈔，邊區就禁止偽河北五元票流通，打擊河北銅元票和保商銀行鈔票出境，停用平津雜票，把河北省銀行鈔票逐步貶值，到二十九年年初，邊區發行到一定數量，就整理各縣土票，定期收回，逐步肅清。二十九年二月，爲了維護法幣，防止敵人吸收，套取外匯，邊區銀行用邊幣兌回保存，市面暫停流通。這年夏天，邊區有了自己的統一的貨幣，打擊了敵人，穩定了金融，人民得到無上的便利。

但是敵寇在金融上也是一個頑強的勁敵，前一戰術沒有成功，於是又想用敵偽票據來套取物資。秋天就把敵偽票據打擊出去了。

三十來春，敵人又設了一計：用大量消耗品來套取必需品，邊區旋即改訂出入口稅則，另一面又

嚴密稽徵，這一戰，敵人又潰敗下去了。

隨後，敵人改傾銷政策爲封鎖政策，進行掠奪政策，企圖摧毀邊區貨幣陣地。但在全體人民的堅持與反攻之下，這塊陣地依然屹立不動。一直到敵寇投降，偽票暴跌，邊票更是一日千里地提高它的身價，現在張家口邊票，十六元可以買一斤鹽，四十元可以買一斤白麵，一千六百元可以買一件呢大衣料子……

凡事只要爲人民謀利，有人民擁護，沒有不得到勝利的。

邊區銀行是真正爲人民服務的銀行，銀行既非政府主席私人所有，也非院長部長獨佔，一切資金收益完全用之於民，他們的業務：一不是做黃金，二不是做美鈔，三不是囤集物資，四不是壟斷市場……總之一句話，不是爲私人做生意，而是替人民服務。它的放款存款匯兌，完全是爲了活躍邊區的經濟，幫助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二十八年以來，邊區銀行所放的款一千八百多萬，主要是用在救濟水災，開展合作事業，發展工商業，解決春耕困難，發展運銷事業。

放款貸款不僅在業務上是爲了人民，而且在貸款的廣泛，深入，低利，解決問題這些方面，是中國銀行史上所沒有過的，是過去任何銀行所趕不上的。

在這樣一個爲人民服務的方針下，有什麼困難不能夠解決呢？發展前途誰能懷疑呢？

十二 稅收的革命

曾經有人這樣形容中國的苛捐雜稅的繁重；「如今只有屁無捐」，是見除了放屁無捐稅以外，其他東西幾乎都有捐稅。全國關卡林立，重重中飽，這些捐，這些稅，表面上雖然取之於商品製造者和商人，實際上，間接直接地還是取之於商品消費者，這就是人民。

毛澤東同志在『論新階段』中曾指出：「在有錢出錢的原則下，改訂各種舊稅爲統一累進稅，取消苛雜和攤派制度，以紓民力，而利稅收。」

在中國這樣一個捐稅的大海裏，實行這樣一個統一累進的稅收制度，的確是一個空前的革命運動，一個偉大的艱巨的工程。

這工程首先在督察冀邊區完工了，在中國稅收史上寫下了嶄新的一頁，給捐稅壓斃了背的人民，在新的稅收制度下面，開始舒暢地伸直了腰。

邊區廢止了一切苛捐雜稅，只有爲便利軍需民用與促進生產事業保護貿易制度以免資金外流而征收外貨入境稅、和本產貨物出境稅！其次爲了確保財產所有權買賣自由權而徵收買田房契稅，除這兩種以外便是統一累進稅。縣財政於邊區，出賦、營業稅公積等統一於統累稅，一年徵收一次，以錢

糧秣三種形式征收，擴大負擔而至百分之八十，勞動收入也納稅，但有免征點和累進最高率。特別窮苦的人，不納稅。這樣便達到『取之合理用之得當』的正確稅收制度了。

統一累進稅之耕地的計算單位，定名為『標準畝』，所謂標準畝是指：年產穀十斗之耕地為定額。統一累進稅的各種財產收入人的計算單位，定名為『富力』。

什麼叫做『富力』呢？

如果是用土地計算的話，就是四標準畝為一富力；要是低租地，它的租額在土地總收穫百分之二十以下的，這個財產稅以收租每八市斗穀的土地，算做一個富力。

地租和農業收入以每十市斗穀，算做一個富力。

財產以每四十斗穀之價，算做一個富力，實物用市價折算來計算。

富力既定，統一累進稅又按照富力的多少，定為十六等：第一富力前半個富力為第一等，後半個富力為第二等；第二富力的前半個為第三等，後半個為第四等；第三富力前半個為第五等，後半個為第六等；第四富力為第七等，第五富力為第八等，第六富力為第九等，第七富力為第十等，第八富力為第十一等，第九富力至十五富力為第十二等，第十六富力至三十富力為第十三等，第三十一富力至第五十富力為第十四等，第五十一富力至八十富力為第十五等，第八十一富力以上為第十六等。

統一累進稅按等累進，從一至五等以點五為累進率，五等至十六等為點一為累進率。它的徵稅單位定名『分』，按富力等級定分，富力少者計分低，富力多者計分高，如第一等每一富力以八厘計

算，而第十六等則每一富力以二分一厘計算了。

統一累進稅以個人爲單位計算分數，每人除一免稅點，各項財產收入合計其富力不足一免稅點的，就免稅；超過一免稅點的，只就其超過之部徵稅；免稅點北嶽區定爲一點五富力，冀中區生活程度較高，提高爲一點八富力。沒有勞動力的孤兒寡婦，在統累稅進行調查時（統累稅每年徵收前調查一次。）請求當地縣政府，把免稅點提高到兩個富力。而統稅的計分，至第十等即停止累進。有了這樣的免稅點和累進最高率，就照顧到各階層的利益，免去了舊社會負擔面集中在窮人身上，也免去過去的負擔面集中在少數富有者的偏差現象，因爲能夠做到取之合理：有錢出錢，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理想。

每年徵一次，怎樣進行調查呢？

首先由各村區縣政府根據各花戶自填自報的財產收入，負債，和人口數目進行調查，調查審查之後，政府把結果通知納稅人，如果納稅人以爲調查不對，在得到通知以後，可以請求政府重行調查。要是當地政府重行調查之後，納稅人還不服，怎辦呢？納稅人還可以請求人民代表機關（如區代表會，如縣參議會等）評議，一直到納稅人同意爲止。

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納稅人隱而不報，或以多報少，要被罰的。

稅收上的偉大的革命工程，在全邊區的人民幫助與支持之下，完成了。因爲負擔面擴充到全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納稅人口增加，每一個人的負擔便相對地減少了，各階層的負擔同時也相對

地減少了。一些貧農說：「我打一兩天柴就可以完稅了。」許多人談到統累稅時，莫不笑顏逐開，說。

「邊區真有聰明人，想出這樣的好辦法。」

因為這一新的稅收制度，是公平合理的，是減輕人民負擔的，徵收時就非常順利，冀中區原定兩個月完成，半個月就完成了，有些地方三天就完成了。

十三 大生產運動

單是減輕人民的負擔還不夠，這是消極的辦法。積極的辦法，是增加人民的財富，才能真正做到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農村環境裏增加人民財富的路子，是開展農業生產。

『驚蟄』，（三月六月）時分，全邊區展開了大生產運動；各戶各村各縣都訂了生產計劃。

邊區經過這次殘酷的掃蕩以後，人力，物力，畜力都遭受到空前嚴重的損失，邊區政府首先補充了大批牲畜，貸糧一萬六千大石，賑糧九百大石，解決了農具種子的問題，恢復了災民和農民的生產力，羣衆生產與戰鬥情緒和勝利信心更加提高了。

從『驚蟄』到春分（三月二十二日）生地已大都耕完，到四月底北嶽區土地已完全耕過，有不少地區還進行了復耕，早熟作物統統播種，有些地區紡織和運輸事業大大展開起來了。

『種地沒糞白費勁。』這是一句農諺，邊區抓住這句農諺，做爲中心口號，推動造肥。曲陽縣號召一人一日一筐肥料運動。從舊曆正月初到三月，不過兩月之間，只是一個區就造了六萬多畝的肥，至於冬糞秋糞則都送到地裏去了。完縣李縣長，安縣益縣長，出門工作的時候，肩上都揹着一個糞筐，李縣長說：『人家拾糞不拾稀的，稀的我也要。』

各地更展開了變旱地爲水地的運動，修渠建堤、護堤、鑿井，單是曲陽一縣就完成了三百九十四眼井，能夠灌一千二百一十一畝地，而第三軍分區原來變旱地爲水地的計劃只希望三萬五千畝，在軍民熱情的支持下，結果竟超過了。

隨着農業生產的開始，家庭副業也熱烈展開了。用完縣一個區做例子來說；推行紡織的就有一千零八十八戶，織布的四十八戶，五十七人，養豬的大大增加，一戶一豬的要求，部分村莊已可以做到。

合作社也跟着農業生產開展而蓬勃地發展了：曲陽三百二十二個村莊的合作社，三分之二以上已整理起來，在解決農具和種子方面，他們有了很大的貢獻。合作社在羣衆中威信因之提高，股金自然就加了，就連比較落後的張合莊的合作社股金，也從五百元擴大到一萬五千元了。

在機關部隊方面的生產同樣地活躍起來，僅僅是第三軍分區的部隊就種了六百多畝地，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參加了勞動，曲陽縣一級的女幹部組織紡線組縫洗組，和男幹部變工生產，有的女幹部要求當電話員，讓電話員去生產。

勞動改變了一切：改變了自然，改變了知識份子輕視勞動的觀點，改造了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的思想意識，加強了羣衆觀念，從實際中鍛鍊了自己。

由於大生產運動的開展，敵人掃蕩所帶來的災難，怨恨，暗影……一掃而空了。現在有的是火樣的熱情，鋼樣的意志，鐵樣的信心，先前某些羣衆曾擔心：『今年不知道要荒多少地呵！』現在把所

有的生地熟地都耕完了。許多年老的人在這樣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前面，也不免吃驚地說道：『沒見過耕地這樣快這樣激底的。』

先前逃荒的人，現在都回來了。

在大生產運動中，政府又號召戰鬥與生產結合，勞力與武力結合。很多游擊隊員白天耕地，夜晚練習埋地雷，上冬學休息時學射擊，開會討論戰時生產辦法，在邊區邊緣與游擊區，游擊小組掩護耕作，已經成爲家常便飯了，這時候主力更經常出擊，使敵僞不敢出來隨便擾亂和破壞春耕。

生產熱潮的沖激下，許多二流子都得到改造。比如懶漢經過勸說還不生產，村裏就到處唱道：『懶漢懶婆，光吃不做。』懶漢在這樣的浪潮裏是沒有存身的餘地的，很多懶漢聽到人們笑他，歌唱他，便哀求地說道：

『不要唱了，讓咱們也積極起來吧。』

於是全邊區的軍民，都捲入大生產的熱潮裏去了。

十四 勞動互助合作社

在大生產運動中，如何把邊區已有的勞動力發揮到最高的限度，有些沒有勞動力的家庭（如孤兒寡婦老弱者）怎樣幫助他們耕種。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另一方面，幾千年來的中國農業勞動，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一家一戶一人便是一個生產單位，這是封建統治的基礎。使得農民長期陷於奴役和窮苦的命運裏。要想從這樣悲慘的命運裏求得解脫，逐漸達到繁榮富裕的境地，唯一的道路，就是逐步走向集體化。這集體化，並非是蘇聯式的集體農莊的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又有幾個式樣，一種是『變工隊』，『扎工隊』，『唐將班子』，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叫做勞動互助，又叫耕田隊。」

在晉察冀邊區，叫做勞動互助合作社。第三軍分區，已經出現了這類形式的合作社，如曲陽鄧家店，饒家莊，李樹溝等村的便是，完全是羣衆自發建立起來的。我化了兩個星期的時間，訪問了這個人民自己創造的勞動互助合作社。

第三軍分區勞動力的組織，基本上有兩種形式，就是撥工和包工。已經有的撥工組織形式有三種：第一種是以主要勞動力爲主的撥工，比如人與人的撥工，牲口與牲口的撥工，人與牲口的撥工。這一種比較簡單，也比較普遍，許多已經組織起來的勞動力便是這一種居多。有許多男與女撥工，男替女作地裏活，女給男做針線。

第二種是以戶爲組織勞動單位，所有勞動力都參加撥工，是第一種撥工的發展。唐縣張合莊的撥工組織是用這樣的辦法：全家所有的勞動力，如人、牲口、小孩、婦女、都組織起來，民主地估定工率，要是有突擊任務時，像種大麥的時候，由撥工組長領導，大家來做，做的時候，不以戶爲界，例如同時幾家婦女兒童可以給一家送糞，男的勞動力可以給另一家耕地，由組長計算活計。

第三種就是我所訪問的勞動互助合作社。這種形式，在邊區還沒有展開，還不夠普遍，但這是一個組織勞動提高生產的新形式，有着遠大前途的形式。

這種形式的合作社，它的特點概括起來，是：有錢人錢，有物人物，有勞動力入勞動力，折合工率等價入股。鄧家店合作社的規定是這樣的：

一、入股以成年男子勞動爲標準，算做一股。

二、牲口入股，該村都是驢，同時每個牲口大小強弱上下差不多，所以不作折合，一個頂一股。

（別的村有驢馬牛等牲口，則應按其勞動力的強弱，折爲股金。）

三、物股與錢股，根據當時情形，一個成年勞動力一天吃的米數和所掙的工資合計，爲二斤米十

元錢作一股。一個成年勞動力與一個馱等價（是一個時期的折合率，可變動的。）

這樣，使人工與畜工都有價值。女童工可用手工業生產額折合等價頂工。

郭家店等三個村的勞動力互助合作社，通過工資形式把不等價撥工變成爲等價，一次應還的工可以變成分工，慢慢地來還。農業上的工，可以由手工業的所得，分期歸還。這就是所謂「整撥零還，零撥整還」。

請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張富雲給六十一歲的張老婆婆變了一個工，可是張老婆婆不能還張富雲的工，怎辦呢？合作社就給張富雲二斤米十塊錢，算是合作社還了他一個工，張老婆婆欠合作社一個工。張老婆婆會做鞋子，合作社買他的鞋子，在盈餘裏分期歸還，假如實在不能還，合作社另有辦法：立契行息，算做貸糧，秋後再還。這樣一來，就是「整撥零還。」

合作社的貧苦社員，平時沒有飯吃，可以向合作社借糧，積欠到二斤米，十塊錢，這人只要給別人撥一個工，便還了賬。這就是「零撥整還。」

通過這樣的勞動互助的方式，人民的生產力和收益增多了。比如唐縣北店頭一個人趕八個馱，六畝地的糞需馱二十四天，結果十二畝地的糞六天就馱完了。

還有一種農業生產和貿易合起來的創例：曲陽三區灰嶺一個戶組與撥工組，這個組有七個男勞動力經常抽出二人去貿易，五個人經營農業，集中使用資本，按照勞力分紅，生產既可增加，貿易更能

多利。

經過這樣的廣泛組織勞動，全邊區的勞動力無形之中增加了，比如五百萬個勞動力，互助撥工以後，至少可以增加到數十萬至百萬以上，人民的財富自然額外地增多了，也自然可以都從窮困的深淵裏逐步出來。

十五 一個勞動英雄的故事

訪問三個勞動互助合作社之後，我向着軍區北線走去。路經阜平八區朱家營，我準備住下來，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想了解一下在大生產運動的浪潮下這一帶村莊和人民的生產情形。

朱家營全村有一百三十多戶，在抗戰以前有九十多戶沒有吃的或者不夠吃的，可以說是山溝裏一個典型窮苦的村落，許多最窮的人家，經常以樹葉代飯，用棗代飯已是比較富裕的了；自己雖然是種地的，出產糧食，可是吃不到嘴裏，不是徵了糧納了稅，便是用小米換雜糧，這樣可以多糊幾天口。這是舊社會沒落以前的暗影。

抗戰以後形勢就變了，請先從我看見的一個人物談起。

這是一個六十三歲高齡的佃農，他的名字叫做胡順義。

我住的地方，離他家只隔兩個院子，每天不到東方發白的時候，便可以聽到他在院子裏的咳嗽聲了。等到天亮到村外散步的時候，他已經在地裏播種了；而當我吃過晚飯，黃昏時分，走到村口時，這時雖然天快斷黑，不能勞作，但是他還回不來。在暮色蒼茫裏，我總是看他一個人站在田塍上，抽着羊骨頭的旱煙袋，煙鍋裏，閃閃發着火光，他凝神地望着親愛的土地。

慢慢我同他熟習了，便拉起話來。

胡顯義是一個老佃農，謙虛樸實，待人熱誠，能爲大家吃苦，自己辛勤勞動，他在村子裏是被人尊敬的老人。遠在民國十一年時候，村裏的財主們叫他當村長，目的不是爲了別的，是想利用他向窮戶人家多攤款。村長做了，但是他沒按照財主的願望去做：他給財主攤得多，給窮人攤的少。這自然召了財主們的不滿，於是乎在區裏告了他一狀。他不在乎，也不屈服，聯合了九十多家窮戶人家和財主們打官司，他勝利了。

抗戰以前，他租人家十八畝地，單是租子就要交十石零五斗糧，他苦笑地對我說：

「同志，說起來真傷心，那年頭種地多，還不夠吃，一年到頭在地裏辛辛苦苦，全是給地主拿去。」那時候自己只有常年吃樹葉吃糠的份兒了。

八路軍到了邊區，邊區政府成立了，窮人這才翻了身。首先是實行二五減租，地主不能收高租，不管多少收成，租子不能超過正產物的百分之三七五。胡顯義十八畝地的租子，從十石零五斗減到三石一斗五，自己勞動的收穫開始大半爲自己所有了。

政府又鼓勵墾荒，因此從民國二十九年開始，每年除了種自己的四畝九分租地十八畝以外，每年還墾一二十畝荒地，這些地，地板薄，都是輪荒地，每年種二畝半小玉菱，半畝大麥，山藥，十六畝玉菱，三畝穀子，除這些，還墾了三十四畝生荒，開了十五畝熟荒（就是從前開過的輪荒地）。因爲他勤勞，上的糞足，鋤的細，年上二十三畝地，每畝比往年多打了一斗（兩斛半的斗），共收玉菱

穀子十一石多斗；開荒地收了二石多蕎麥，兩石多苦蕎，三千多斤山藥，三千斤蘿蔔，菜蔬，瓜豆還不算在內。

飼養呢？胡順義養了三頭驢（其中有一頭驢駒，是邊區政府給他的勞動英雄獎品。）五隻牛，十二隻大羊，四隻小羊，三口豬，並且他還種了四十多株柳樹。

我和胡順義談的很接近，幾乎每天都要拉一陣子話，有時在地裏，有時在我住的院子裏。他常約我到他家去玩，他家的人就把我當做他們家庭中一個成員似的，無話不談。

他家裏一共有九口人，一個八十二歲的老娘，三個小子，大的二十九歲了，第二個二十六歲的都娶了媳婦；第三個沒娶媳婦，方十八歲；另外還有兩個女孩。家裏沒有一個懶漢懶婆，兩個大小子種地，最小的放牛，兩個女孩捻線，兩個媳婦做飯，地裏忙的時候也下地幫着拔麥收割。他八十二歲的老娘也要參加勞動，她說：「一個人閒下，就嫌悶的慌，光吃不勞動是懶漢，也要幹個營生才對。」胡順義想來想去沒有適當的活好給娘做，便逗笑地問娘：「你捻線好不好？」娘同意。但是沒有棉花。胡順義給娘找棉花，勸她不要多捻，累了就不捻。娘說五天準交一兩線，從此就捻起線來了。胡順義家養了十二隻羊，可是沒人會熟皮子。兩個大小子學會了，熟了十二張掛在屋子裏，媳婦縫皮子，冬天家裏都可以穿下皮襖了。過去，冬天沒有棉衣的日子，像是河裏的水一樣的流過去了，在新社會裏永遠不會再來了。

胡順義不僅自己勞動好，他還幫助了別人。

朱家營從前雖然有變工隊的組織，但那是「富的確富的」的「實變工」，給誰家做吃誰家的飯，不吃糕就吃豆，窮人是變不起的，胡順義把它改成「乾變工」，「窮的變窮的」，自帶乾糧，到地裏夥吃。這樣窮人變得起了，大夥都能參加變工小組了。去年他組織了十二個變工小組，把全村勞動力的百分之八十組織了起來，牛工也頂人工。有一個懶漢叫做劉三妮，胡順義想辦法推動他，讓大家選劉三妮當變工小組長，各方面好意督促他，批評他，劉三妮變好了，成爲一個好勞動力。大家組織變工小組，使得勞動力增加了，十個人可頂十二三個的活。全村墾了三百四十畝荒地。

朱家營附近有一道渠，年久失修，荒廢着，從前怎麼也修不起來。年上胡順義組織了一百二十多人的變工隊，四天就把渠修好了。能灌溉一百三十多畝地。區裏知道了，又請他到下關去領導紅草河和東西下關的羣衆去修。他每天來回跑二十里地，開頭自己還帶乾糧去吃，跑了將近一個月，這道渠又修好了，能灌三百多畝地。

在胡順義推動和幫助之下，不僅他自己翻了身，改善了生活，村裏的人也都好了。現在村裏多墾了荒，加上組織變工隊，全村不夠吃的（短二三個月的糧的），九十多家只剩了十來家了。

胡順義成了這區的勞動英雄了。

他聽到今年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消息，想了好幾天，便做了如下的計劃：

農業方面：

做到深耕細鋤三遍，每畝多上十擔糞，多墾三十畝荒。與人輪修灘地十畝，比上年增加食糧

十二石五斗，四千斤菜，一千斤山藥。這樣全年要收糧食四十五石，菜三千斤，山藥四千斤，壓綠肥二萬五千斤。

家庭副業方面：

增養一頭牛、十隻羊、十五隻雞。

關於全村生產方面：

繼續領導變工隊，全村牲口合羣，保證全村不荒一畝地，按時下種，把抗屬地種好，幫助本村半數以上人家做計劃，在戰時堅持生產，好好堅壁。

所以胡順義就從拂曉到黃昏都忙得不可開交了。生活因之一天天好了起來，——一個貧農上升為富農了。

十六 新式家庭的成長

離開朱家營北去途中，在張家莊我發現了在新社會的民主生活下，人與人的關係有了顯著的變化，我這兒只談一談家庭間的關係的變革。

首先，我想寫點在別地方看見的事情。

當我有病在軍區衛生部休養的時候，在水峪附近的一個村莊，看見一個女孩子拉着她母親的衣裳，倒在地上幽幽地哭泣。是阻止母親到什麼地方去的樣子，我站下來上去問她們，原來是：母親今天去外婆家，本來要帶女兒去，女兒去兒童團請假，因為兒童團要開會，沒准假，母親硬要她去也不行，所以女兒不要母親去，母親雖然有急事要去外婆家，終於被女兒的哭聲阻止了，她們兩個一同回去，改一天再去。

還有另外一次。

那是發生在平山縣蘇家莊，祖父給孫子生氣，說孫子不聽話，不准他吃晚飯，孫子也不敢吃。這事被青救會知道了，孩子是青救會的會員，青救會主任跑來找祖父，說：『孫子是你的，你應該管教，但是，同時他也是咱們青救會的會員，不應該不給他吃，餓病了，不能工作，國家受損失，不好

的。『祖父的虐待辦法只好收起，教孫子以後要聽話。

這還是一個人的，現在我們來看看張家莊家庭的變革。

張家莊有個姓李的，名叫李襄成，年青時候，家裏很窮，是個貧農，並且是過繼來的，經常受到繼母的虐待，母親私賣家業，李襄成毫無辦法，就和母親分開了。

邊區政府成立以後，他買了六畝地，連先前的，一共有了三十二畝地。全家九口人，本來光景可以過得蠻好，但是他的三個大小子和三個兒媳婦，各有私心，都怕自己多吃虧，多勞動，也都想多用家裏一點，甚至有了個別的媳婦還在公家中偷一點做爲私有；除了一個不懂事的小孩之外，其餘八個人，真所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在這樣情形之下，家庭的浪費是很大的，媳婦每天總多做兩個人的飯，多了就喂牲口。少了時就再做，又多了。

原來一家可以過得舒舒服服的生活，便弄得吃穿困難，各人的生產情緒也不高。到後來，各人發愁打算分家了。

這事情被政府工作人員知道了，勸他們全家團結起來，各人訂生產計劃。李襄成接受了這個意見，他便對家中每一個人說，大家談，這樣醞釀了一個多月。恰巧這時候，縣裏的勞動英雄大會在他家院子裏開，勞動英雄和模範家長的每一次發言，都打動他的心，他就叫兒子來聽；婦女發言時，就叫老婆媳婦去聽。他們八個人聽到勞動英雄的話；又親眼看到勞動英雄被人尊敬的情形，於是下決心訂生產計劃了。

訂計劃以前，李裏成召集了一個家庭會議，他自己報告家中的困難，要大家團結起來才有好的日子過。大家把很多年來壓在心裏的話，都說了。並且是先批評自己，再批評別人，大家的話說清楚了，意見也就一致了。

李裏成先把家中生產情形和支出計算一下，去年產麥子四石二斗，雜糧十三石四斗，共產糧十七石六斗，除了吃用，出租倉穀和公糧十四石一斗外，餘三石五斗，到今年春天，還短七石八斗，欠二石三斗，共短少十石零三斗，再加上油鹽布匹農具之類的，一共要需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元。

於是各人訂計劃了。大小子除在家種地外，作半年雇工，可購二石八斗糧。李裏成和二小子種自己地，加工加糞，每畝加到四十五担，保證三十畝地打三十石糧。三小子趕牲口運輸，可以得十石。大媳婦每月織布二斤，全年二十四斤，一月再彈花十斤，抽鞋底一雙。二媳婦有小孩，每月織布一斤半，全年十八斤。三媳婦每月織布兩斤，全年織二十四斤。全家訂了生產計劃之後，除了吃用開銷，還可以餘糧六石五斗，布六十六斤。

此外，又訂了節約計劃，每天節約小米八合，再沒有少飯剩飯的現象了。

開會當中，選李裏成和他老婆爲全家領導者，男的編爲一組，大小子做組長；女的編爲一組，大媳婦做組長；小組會半月開一次，家庭會議一月開一次；有什麼話都當面說，有什麼問題，當時提出來解決。會議是從晚飯後開始的，一直開到鷄叫三遍天快亮時才完，然而沒一個人感到疲倦的。

兩個月過去，在家庭會議上，各人報告自己的生產成績，都超過了計劃。李裏成特別從生產中拿

出一百二十元，獎給三個小子和媳婦，下一個月的生產，大家幹得更起勁了。

生產熱情提高，生活改善，大家和睦，有話當面說，說完就解決，八人團結得如一人，媳婦做完飯，上了冬學，回來總是一屁股坐到紡車旁邊，紡線了。

李襄成見人總是笑嘻嘻的，確見誰都高興地說：「咱活了五十多歲了，沒見這樣的事，這兩個月光景過得又好，心些又舒坦又踏實。」

這樣的新式家庭，在解放區逐漸增多了。社會的變革改善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善了家庭的關係；人與人和家庭之間的關係改變，反過來也會促進社會更進一步的變革。

十七 人民有了文化

離開張家莊便向第一軍分區去，我準備在易（縣）滿（城）徐（水）地帶，停留一個短時期，便過拒馬河封鎖線，到平西解放區去。

黃昏，我進入崗南村。在村口，我的馬給兒童團拉住了，他向我敬一個兒童團的禮，伸過小手來向我要路條，這我是知道的，便給他看了，以為可以走了，可是不行，他指着村口那塊一人高的黑板問我：

「同志，這四個字什麼字？」

我看了一下，當時沒告訴他，反問他這幹什麼，他說這是今天要識的字，如果認識了就讓我走，否則要認會。我只有讀給他聽了，這才放了我的韁繩，歉然地說：

「對不起，麻煩你了，同志。」

我就住在崗南村。邊區的教育是很注意推行的，剛才就是崗哨認字牌，每縣（有的是每區）規定每天識那四個字，凡是過路人，都要認，會認就放走，否則把你教會，如此一來，凡是出門的人，一天總可以認四個字，他回到家裏就可教人。

這只是一種。

在邊區，按照農村習慣，有各式各樣的學校，除正規小學中學大學和各種專門學校外，有青年識字班，婦女識字班，有歇晌時候的午學，有冬閒時候的冬學，都是不要錢的，課本也發，提出「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的口號，廣泛地推行小先生制。家裏只要有一個人識了字，他便是這一家的先生了，於是乎有妻子教丈夫，兒子教父親，孫女教祖父的故事，到處傳為美談。

這還不算，有的全家上學的，在學校裏，在家裏更展開競賽運動，一家之中，我經常看到丈夫和妻子，父親和兒子，祖父和孫女，嫂嫂和小姑的互相競賽，爭取「學習英雄」和「文化戰士」的榮譽。

我在崗南村吃過晚飯，和村教育委員拉起話來，他見我那麼驚奇於邊區教育，發展，他平淡無奇地告訴我，這算不了什麼，到處都這樣，崗南村裏就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和她孫女競賽，看誰識的字多，記的牢，認得快，每天吃過晚飯就相互問一問，考一考。祖母記憶力差，她就每天識的字請人寫好，貼在鍋台的牆上，她一邊燒飯，一邊就認字；不燒飯的時候，就默認，忘了，馬上便到鍋台前去認。孫女雖然記憶力強，但是工作忙，每天要放一羣羊到山上去，她把羊放到山上吃草，一邊就坐下來，用石子在地上寫。每天她放羊的地方，總遺留下許許多多的字。

祖母和孫女相互競賽，相互幫助，也相互進步了。

過去和文化教育絕緣的農民大眾，現在已把唸書認字列為他們日常生活中重要內容之一了。他們

從愚昧無知的封鎖下慢慢睜開眼睛。

經過這樣廣泛普遍的識字運動，人民對唸書上學的熱忱提高了。開初，還要動員去，才有人來上學，目前不動員，也不愁學生了。大家都爲自己準備下書本，小本子，鉛筆，有些人還有自來水筆呢，許多村幹部和羣衆大襟上都掛着一枝自來水筆，自來水筆多到這樣一個程度：邊區政府發現這是邊區每年的大批入口貨之一，因而有大批資金外流了。下令禁止入口，勸幹部改用毛筆和鉛筆。別的不去管它，單從這一事實來說，可見邊區人民文化水準提高的程度了。

遠在二十七年冬天，邊區政府就規定了掃除文盲的計劃，號召普遍成立夜校識字班，雖然沒有歷年精確的統計，只要從二十八年春天和四月間的北嶽區的統計不難看出發展的概況：二十八年春天北嶽區識字班成立了二千處，學員才一八一七九四人，到四月間，發動了一個識字運動週後，入學人數已增到三九〇四九五，比二十七年增加五倍以上。到一九四三年北嶽區的冬學就到八千八百三十一處了。如今，自然是到處展開學習的熱潮了。婦女在識字班中是很爲活躍的，像四專區二十七年上半年學的婦女才一二七二四人，到二十八年就有三六〇六五人。增加到三倍以上。

羣衆不僅在文化學習上那樣熱心，在時事研究上，在政治學習上，那貫注的熱忱也是可驚的。平常他們就有讀報組織，上課時更希望先生講授時事和政治，大家也以此相詢問。每年每次檢閱時，如自衛隊檢閱，青抗先兒童團檢閱，裏面總有一次時事問答，政治測驗，簡單而扼要地提出幾個中心問題，叫每個人回答，做爲競賽的標準之一。

所以，有些從敵佔區來的大中學生，政治水準和認識，是遠不如邊區一個普通的農夫農婦的。過去北方文化中心在城市，城市的人民總比鄉村的人民水準高，現在是顛倒過來了：鄉村的人民水準高，知道多，懂得多，做得多，城市的倒反而落後了。

法西斯使人民愚昧，民主使人民聰穎。

十八 鄉村文藝

入夜，如眉的下弦月掛在槐樹梢上，崗南村已經是靜靜的了。村裏很暗，只是臨街東頭的一家屋子裏，窗戶裏透出閃閃的燈光，裏面有雜亂的人聲，像在講話，像在吵架，又像在開玩笑，我好奇地走過去。

進屋一看，裏面有五六個婦女和兩個男子，其中有一個是住在本村的區婦救會主任，她在指手劃腳地講什麼，見我過去，她們都戛然停止了，全注視着我。

這是一個村劇團的一部分人在排戲，準備迎接中秋節的大會，我請她們排下去，推讓一番之後，排戲在進行了。戲是寫一個頑固婆婆，開初不明世事，不讓女兒媳婦參加婦救會和一切村中活動，女兒媳婦偷偷參加，終被發現，於是大叫大鬧，村中人勸解，區裏人說服，婆婆再三不肯，提出許多理由，經過大家勸說，又見事實進展，全村進步，個個如是，她也不堅持，不僅讓兒媳參加，而且自己也成爲婦救會積極份子之一了。

所有村戲團中的人，程度最高的是進過小學，其餘的大半是識字不多，生活自然是豐富的。劇本是她們自己編的，導演是她們自己，演員也是她們自己。

我在旁邊簡直是看得出了神，不像在看戲，如身臨其境一般，而那台詞語彙的豐富生動形象，超出我所看過的任何一部名劇，這不免使我有點驚奇。

戲排完了，我跟那位劇作家兼導演的區婦救會主任談，她告訴我，這些全是事實，是本區的真人真事，演媳婦的就是那個媳婦，剛才不過是再現了過去的事，加以剪裁和穿插罷了。有了實生活的基礎，補救了藝術上的不足，雖然不完整，但感人的力量還是很大的。

區婦救會主任，小學程度，是鄉村藝術幹部訓練班的學生。這個訓練班是在一九四二年，由五專署的鐵血劇團和邊區的周巍峙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所創辦的，到每一專署調集專署的縣區村的鄉村藝術人才和愛好藝術的人，集中在專署訓練兩三個月，教授文藝、音樂、繪畫、戲劇等部門，然後回到各自原住的地方，在那一個地區便可以開展鄉村文藝工作了。

一九四三年又到處開了短期訓練班，這一時期鐵血劇團訓練了二千一百六十七名，邊區文聯會和西戰團訓練了二千三百五十七名，崗南村的區婦救會主任便是四千五百二十四名學生中的一員。

邊區的鄉村文藝是很活躍的，荒涼而又寂寞的山谷，如今變成了充滿了歌聲的樂園了。平時，差不多每一個青年農夫農婦都會唱三個以上的新歌子。在邊區黃昏時分，他走在路上，可以看到三五成羣從田地裏回來的農民男女，擱着鋤頭，唱着新歌子，有的還在指揮，打拍子，一路嘻嘻哈哈地走回去。過年，過節，過紀念日，更是活躍的日子，全村全縣全邊區便捲入文化娛樂活動的熱潮裏去了，演戲，唱歌，扭秧歌，打霸王鞭……這時候，大半以村劇團為活動和領導的中心。單是北嶽區，有一

千多個村劇團，後來爲了提高質量，改編縮減，留下七百多個村劇團。

村劇團不僅在紀念日和年節時演出，平時也進行活動的，活動範圍不限定舞台和廣場，有時在集市上也進行的。例如轟動周圍數十里地的阜平縣廣安鎮的街頭劇便是一例。

廣安鎮是一個中心集市，村中小學教員村幹部和村劇團配合，在集市上演出以除奸爲內容的街頭劇：一個新去的小學教員化裝了一個漢奸，在一個賣零食的小販那兒吃東西，吃完之後，拿不出錢來，一邊要付錢，他不肯付，馬上有上去盤查，盤查之下，發現這個人是漢奸，全集騷動，遠近傳聞，連小販和趕集的羣衆都真以爲他是漢奸，所有的人都捲在劇中去了，這時分不清誰是演員和觀衆了。但大家沒有一個人知道是在演戲，羣衆除奸的警惕性空前提高了。

這個廣場劇很成功地演出，其特點，不用場景，不用器具，不受人數的限制，很適合農村環境。廟會宣傳也有新的創造，就離我住的崗南村不到百里的一個村鎮上，當時因爲災情嚴重，上級很難進行教育工作。區幹部組織一些民間藝人，到廟會上去作演講，說大鼓書，拉洋片，變戲法，唱歌，演新舊戲……內容是配合當時的政治任務；生產渡荒，一面反映羣衆的痛苦，一面也指出應走的道路。

在徵文運動上，也可以看出鄉村文藝活躍的情形。冀中軍區有過「冀中一日」的徵文，收到數千份的稿件，那羣衆性的廣泛是可想而知了，這不去說它。在北嶽區也有了徵文，這運動三個半月結束，較遠地區不容易或較遲才能收到，但當時已收到七百多件，文藝作品最多，戲劇次之，音樂美術

較少，但在音樂上就發現了十八位的羣衆作曲者，有的已在婦女中流傳開去了。有一青年，在半塊葫蘆瓢上糊幾層麻紙，作了個並不美觀然而奏起來却不壞的「瓢琴」。

應徵作品的作者有六七十歲高齡的士紳，大學生，小學教員，文救會員，村劇團集體創作，農民，和敵區一部分的人民。

人民一掌握了文藝，文藝便有了新的生命了。

在村子里住了幾天，又到附近部隊去看看，交涉派人護送過封鎖線到平西去，三區隊答應派一個偵察班長和四個偵察員送我到河那邊去。我整理了一下行裝，不必要的東西都包紮好，只是把一個簡便的行李裝在馬韃子裏，收拾好了，太陽已經到了當中，我又去和村幹部和村劇團告別，這才走了。但心裏覺得有點什麼東西沒有得到的失望感覺，這就是沒能看到崗南村劇團的演出。

出了村，地裏的農民都回家吃中飯去了。

十九 在據點間穿行

過四十里地，夜晚宿在花園村。

花園村是在一座高山之麓的小村落，離敵人據點不過三十多里地，但是敵人平常不敢來，更不敢越過山嶺，因為曾經有一次越過山嶺，被八路軍消滅了一大半，從此就不過來了。

山那邊是一個奇怪的世界。那兒大部分是屬易縣管，站在山頭上，向右望去，遙遙可見二十里外的紫荆關雄峙在山腰，這是敵人一個大據點，屬敵人華北派遣軍管轄；左邊二十里外，是王宏鎮，屬敵人蒙疆派遣軍管轄；在這兩個管轄區之間是一條約二三十里長的山溝，也就是兩邊的邊界，這地方是誰都管的，但是有一個限制：就是敵人相互不進入各自的防區。

山溝的口子前面是拒馬河，一道自然的封鎖線，東西各去五里之遙，都有警備部隊，山上還有瞭望崗哨，如果發現有人偷渡，敵人的快速部隊和騎兵馬上就趕到，同時，支在山頭上的重機槍隨時可以向任何一個渡河點掃射。這還不算，兩邊敵人還經常派流動部隊和漢奸來往巡視搶劫。

但，這是晉察冀一分區和平西解放區的一條唯一的要道，抗戰以來，沒有一天斷過，而且就在這條山溝裏，住着八路軍游擊部隊和政府工作人員。他們雖常遭受到敵人的襲擊，有時，倒下一個去，

工作也不會停頓，又一個接上去。

拂曉，我們便在花園村吃完了早飯，同行的幾個人又裝滿了一磁缸子的小米飯和幾塊鹹菜，封了口，掛在皮帶上。冒着溼潤的晨風，向山上一步步走去。爬到山嶺，天才大亮，一輪紅暈暈的太陽從山的海裏慢慢露出臉來。護送我們的偵察員指着右面的高山下面的方面說：

「那就是紫荊關。」

聽他說這一句話，大家都精神起來，也都警惕起來，往下走，步子便快了。兩個偵察員先走了，留下三個偵察員和班長陪着我們。我們在密林裏穿行，在岩石邊急走，快走到上鐵爐村的當兒，前面忽然有個老鄉向我們直搖手，我們停了下來，老鄉快步跑上來，低聲告訴我們：不要再往前走，今天上午紫荊關的漢奸隊又出動了，還在下面哩，走下去，碰到他們，會吃虧的……

他的話還沒說完，山下忽然爆發出兩聲清脆的槍聲，偵察班長馬上帶我們隱入道邊的樹林裏，馬也很有經驗似的，一塊跟着人樹林，一聲不響，連蹄子也不像往常那樣一站下來就踢地上的土，只是靜靜地站着。

坐了一會，偵察班長見沒什麼動靜，就派一個偵察員前去探望一下。我們在樹林中舒適地休息起來了。不到半點鐘，先下去的偵察員氣喘喘地跑回來了。他叫我們快走，一邊走，一邊說有十幾個漢奸隊給我們兩個偵察員事先發覺，打走了。現在他們已去守着渡河點，我們快點過去，免得漢奸隊回去報告，敵人封鎖住河口。

出了溝口，撒下大道，偵察班長帶我們走入了高粱地裏，四處什麼也看不見，只是密密雜雜的高梁桿子和葉子，我騎在馬上，竟然頭暈露不出來，馬急走着，碰着葉子，發出沙沙的響聲。

我在馬上很奇怪，出溝口不是說就是拒馬河嗎？怎麼走了半天還看不到河呢？正在奇怪的當兒，偵察班長向後傳下了話：

「叫後面快走，不要掉隊！」

話剛說完，走出青紗帳，眼前竟然就是拒馬河，我高興得跳下馬來，徒步走去，後面的人也跟上了。前面走的兩個偵察員已過了河，伏在對面河邊的山頂上，給我們警戒兩邊據點的敵人。河水並不深，不到大腿叉子，大家解下綁腿脫了鞋子，嘩嘩地渡過去了。

敵人嚴密警戒下的拒馬河封鎖線便是這樣平易地渡過來了。

在平西解放區軍部專員公署和挺進報社住了不到一個月的功夫，給蕭克將軍談好，我準備從平關過永定河到平郊解放區，進敵寇統制下的北平城去，我要去看看這一座古城被敵人糟踏成一個什麼樣子。

二十 從涿水到北平

沿着拒馬河前進

如果以北平城裏爲圓心，畫一個圓圈，那敵人在北平的統制半徑，還不到六十里地：東直門外，去通州的路上，有冀東軍分區部隊，控制了這條華北和東北之間的走廊；南面，大紅門（離北平永定門不過三十里。）一帶，就有督察冀第十軍分區部隊活動；西邊呢？出西直門不到六十里，便有我們的抗日政權；北面出德勝門，十三陵，昌平，懷柔一帶是平北解放區。

所以說，北平敵人的統制半徑不到六十里，六十里以外，便有公開抗日政權和八路軍，六十里以內，甚而至於北平市內呢？敵人也不敢相信，這裏面沒有抗日活動。

北平就是這樣一個形勢，在八路軍包圍之中。我知道這形勢，恨不得馬上就到北平。

在涿水冀熱察挺進軍軍部的一間小飯廳里，我們正在吃午飯，一會，從側面屋子裏走出一個年青的軍人，個子不高，人很消瘦，但兩隻眼睛出奇地有神，坐在我側面吃飯的蕭克將軍，站起來給我介紹，說：

「這就是譚國華同志。你們今天可以一路走了。」

譚國華同志是平西解放區的九團政治委員，這一次昇任平北解放區副司令員，他準備帶着一個幹部隊到平北去。本來他還要晚一點走，準備得更充分一點，但是平北發展得太快了，平北解放區短時間內解放了無數的村鎮，縱橫數百里沒有一個敵蹤，前哨部隊的電話線可以一直通到了司令部，中間不必經過轉接。需要派司令去，更需要大批的幹部去工作。

到平北解放區要從平郊走，而我要到北平去，蕭克將軍上午就給我談好了，和譚國華一塊去平郊，我到平郊部隊，然後到北平城里去。

一見到譚國華，我好像早就認識了似的親熱地談了起來。他問我準備好了沒有？正是秋涼天氣，我穿一身單軍服，帶一床被子，就什麼也不需要了。所有我的東西，都在軍部里保存起來了。

吃完饭，隊伍集合了，蕭克將軍把我們送到門外，諄諄地告訴我們：在路上要注意偵察警戒，特別是通過永定河封鎖線，要注意敵情，到了平郊，先打一個電報來。

幹部隊就集結在村口樹林裏，約摸不到一百個人，譚國華同志走去和大家講了一些行軍當中要注意的事項，檢查了一下掛包，乾糧，人數，便沿着拒馬河邊的石子路出發了。

拒馬河是在兩山懷抱之間沖出來的一股巨流，河面雖闊，然而不深，兩旁是稠密的棒子地。沿河走了一段，前面的人停下來，解開幫腿帶，脫下鞋子，在渡河了。在棒子地裏有一條人踩出來的抄道，從這兒走過，便進入一條深邃的山谷，橫在我們前面的丹翅嶺。

過丹翅嶺，到×××村，那兒駐紮着九團的偵察連，是一支很精悍的隊伍，這次擔任着護送我們的任務。我們進村時，暮色已從山野裏昇起，快斷黑了。

偵察連給我們準備好了茶飯，吃了之後，各人便打開背包睡覺，準備明天拂曉前進。

消滅路上的障礙

偵察連是九團各營的偵察班和團部裏的偵察排組織起來的，不僅戰鬥力強，火力也強；全連有四挺輕機槍，一百多條步槍，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繳獲日本的三八大蓋槍，而徐連長是長征以來。——在雪草地戰鬥過來的老戰士，他具備了一個連級指揮員的優良品質：勇敢，靈敏，機警，對敵人無情，對部下和藹。

天還未亮，徐連長就把偵察員派出去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們進早餐。

×××村是丹翅嶺下的一個小村莊，從這個村莊走出去，翻一個山，便是野山坡，這是一條八九十里的大山溝，左側的山那邊是杜家莊齋堂一線的大溝，現在被敵人佔領着。從齋堂到北平已修好了一條汽車和一條輕便火車路，從西直門，三甲店，過清水調到齋堂。齋堂，平西解放區的產煤區，敵人佔領這兒，一面企圖控制平西，一面想開採煤礦。

野山坡是根據地，我們很快地通過，快走出這深遠的大山谷時，隊伍在一個小山莊隱蔽起來，偵察員到公路上，偵察情況去了。

我們在溝口封鎖住消息：一切的人員只准進，不准出。傍晚，偵察員回來，並且帶來了兩個「老百姓」。這「老百姓」不像是「良民」，而且是敵人的「探子」，敵人知道我們出動，派他們出來探聽消息。汽車路上給我們偵察員捉了來。偵察員把他們身上的良民證等交給了徐連長，因為急於要出發，就把這兩個探子交給村公所，派人送到後方去處理。

封鎖了消息，又促住了探子，這樣，把敵人的耳目給蒙上了。
晚上九點鐘，我們出發了。

天上，沒有月光，沒有星光，暗得很。走了約莫七八里路，我們才慢慢辨別出路，和附近的事物來，在面前張開的是一片河灘，一泓清水在黑暗中發着亮光。河邊是一條汽路，沿河並行，到溝口的時候，汽路架着橋，跨過去，向清水澗伸展去。我們用着旅次行軍的速度，以四路縱隊從橋上走過去，齊堂和清水澗的方向，已有偵察連派部隊警戒了。

出乎意料之外的平安和順利，我們若無其事地過了齊堂封鎖線，因為沒碰到任何意料中的事發生，反而感到有些空漠。

走了三十里地，我們便休息下來。

本來過永定河封鎖線是從×莊走的一條大道，——平郊和平西來往的人員都是走這條道，譚國華同志因為在齊堂捉住了敵人的探子，估計敵人會在路上伏擊我們，而伏擊地點最好是河邊，在這種劣勢情況之下，我們會受損失的。他另外又調查出一條路綫，要經常在敵人據點十里地附近走，而渡河

點只離敵人八里地。譚國華和徐連長商量之後，決定走這條路。敵人絕想不到八路軍會貼着他們據點附近走的，並且從來沒有過。

隊伍就在愛護村裏穿來穿去，在敵人壓迫下的人民，看見我們，有一種會心的微笑浮在臉上，好像有無數的話要給我們說，我是懂得他們要說什麼話的。但看見我們走得那麼匆匆，他們沒說什麼，只是笑。一個老頭啣着一根長旱煙袋，走過來，拉住我，拍拍我的肩膀說：

「你們還要走嗎？不在我們村裏住下來？」

我告訴他我們有別的任务，他有點氣餒的神情，但旋即把嘴裏的旱煙袋摘下來遞給我，詭秘地說：

「同志，你抽一口。」

我不管煙嘴上垂得有一絲口水，接過來吸了一口，他高興地把煙桿收回，掉過頭去，把他背後牆上的敵人標語圖畫扯下來，撕得粉碎，流着眼淚說：

「你們快來啊，在鬼子手下：咱們實在受不了啊！」

我們順着山地的愛護村邊緣走過去，山勢漸漸傾斜下來，前面山頂上忽然留下了一班人，附一挺機槍，我以為有什麼情況，走到前面去，才知道山下就是永定河了。這一班人是留在河道邊警戒的。我們走到河邊，有一排人早已過了河，佔了對面的山頭。我們一下山，立即打開幫腿帶，脫下軍褲，把衣服扣在脖子上，左手提着鞋子，右手一個拉着一個，嘩嘩地從河裏渡過去。

這時已近黃昏，河對岸山頂上的人家，煙囪已冒煙了。明天幾乎要在敵區穿行，夜裏多煮了小米飯，早上吃了，每個人又用茶缸子和碗裝了一碗，塞了又塞，裝得滿滿的。中午我們到了宛平縣四區，區政權不公開，在流動中進行工作，但在山腰的一個小莊子裏我們遇到了區游擊隊。打聽一下情況，知道這兩天敵人沒有什麼行動，譚國華司令員決定在那個山莊子裏吃午飯。每個人從飯包裏拿出乾糧來，席地而吃。偵察連在我們右側幾家人家裏休息。他們前面是一條公路。

譚國華同志他拿着望遠鏡到各個山頂上去瞭望，突然，他匆匆跑到徐連長那兒去，接着槍就響了。正在吃飯的幹部隊，馬上集中起來，到偵察連那兒的樹林裏待命。

這時，一個個戰士，端着槍，曲着背，向山下跑步衝過去，子彈在頭上雨點子似的落下來。戰士們就在彈雨下衝過去，有的來不及跑，就從崖上跳下去，一會，我們的機槍響了。偵察連從三路衝下山去，徐連長跟中間一路衝下去。接着一陣稠密的槍聲和手榴彈聲。

我和譚國華同志走到前面去，他把望遠鏡遞給我向下看，但是看不見，爲山槽遮住了。約摸二十分鐘後，徐連長笑嘻嘻地帶隊伍上來了。

走在前面的，簇擁着一個「滿鐵」（滿洲鐵路株式會社簡稱。）的偽軍，衣服已給樹枝扯破了，露出大腿和胸脯來，滿臉都是泥土。原來剛才是一小隊敵人和偽軍，企圖佔領這座山，伏擊我們，堵住我們的去路。誰知我們先到一步，就遭遇上了，徐連長帶隊伍下去把百十來個敵偽擊潰了，死傷了卅八個，俘虜了這個偽軍，繳了六支步槍，戰士們都放聲笑了。

集結了一下隊伍，便下山了。山下那條汽路，是從北平通綏蒙的，因為被游擊隊經常襲擊，這條動脈便麻痺了。我們過了汽路，爬上對面三神廟時，鎮邊城據點裏的敵人，集中好幾挺重機槍，封住了我們的去路。我們的路，恰巧在他重機槍有效射程以外一點點，子彈無力地落在胸脯附近。徐連長拍着我們，指着鎮邊城說：

『有本事下來，堵住我們的路，就消滅你。』

但敵人不敢出來，他們大約從剛才被擊潰的那一小隊得到了經驗。

妙峯山下

從平郊游擊隊的後方，我們知道平郊主力在妙峯山下的澗溝村。大家急於要趕去，在路上也沒休息，便向前走了。

到了澗溝村，在一家老百姓家里，碰到獨立營的張金華同志，才知道平郊部隊有好幾部分，田營長帶一部份在上下葦甸一帶，溫泉大覺寺一帶，平郊游擊隊和反正過來的大刀隊；另外還有一部分是反正的『滿鐵』張保正部，在鎮邊一帶活動，張金華同志自己又帶一部分。從兵力名稱和地區上看，是很分散，然而指揮起來却是統一的，靈活的。集中起來是頗為不小的戰鬥部隊，分散開來，又不易捉摸了。老百姓給這地方的八路軍一個名稱：叫做『神兵』。因為敵人捉摸不定八路軍在什麼地方，有時好像很遠，有時忽然就在據點內外出現。

最近他們襲擊離萬壽山十多里地東北旺村，西北旺村的敵偽，剛回來休息，他們繳獲了五支步槍，六輛腳踏車和三袋子白麵。我很奇異在敵人那樣鞏固地區如東西北旺村，居然出現了八路軍。但張金華同志告訴我，說八路軍最近還製運了三甲店，這是離北平不到二十英里的一個車站村子。並且我們的管理員有時可以到海甸去採買東西，有一個時期能夠帶槍進入北平。遇到城門口偽警察要良民證時，就拍拍槍告訴他：『在這裏。』偽警察一摸，笑笑，便讓進去了。但這事不經常，而且很難保守秘密，讓日本憲兵知道了。

一次，日本憲兵走出城去，把他身上的手槍埋在一个賣白菜的筐子裏，叫賣菜的進城，他想考驗一下偽警察。賣菜的挑到城門口，低低告訴偽警察說裏面有槍，偽警察於是乎裝出仔細檢查的神情，當然馬上就把槍查出來，很生氣，指着槍要打他。這時日本憲兵上來，說明是他的，把賣菜的放走。日本憲兵於是很信任偽警察，而且信任在這樣檢查之下，沒有人帶槍進城。

我聽張金華說得簡直神往了。他又說：住在宛平縣境的老百姓，一切訟案，偽宛平縣政府判了，都等於廢紙，人民要到我們抗日政府裏來，這個判決，雙方才算是正式的。如果我不是親自到了平郊，別人給我說，我簡直會否認的。我們的抗日部隊和政權竟然發展到北平城附近了。

張金華同志爲了慶祝我們順利到達平郊和譚國華同志前去開展平北工作，他打開一瓶沙河的竹葉青，給我們斟滿了一杯，碰了杯說：『祝我們早日在北平城裏相會！』

潤溝村離妙峯山頂五里地。喝完酒，譚國華和我的興致都很濃，似乎一天行軍的疲勞都忘了似

的，走出村，就向妙峯山上走去。張金華同志雖然常上山玩，但也陪我們一同上去。

「夕陽無限好」的時候，我們到了山頂。金頂妙峯山在羣山環抱之中，背後是蒼鬱的樹林，前面通過伏在腳下的山脊是一望無邊的平原。一條永定河把平原分成兩半，南面數十里外，隱隱看見一條帶子跨過河去，那是蘆溝橋。一會，一列火車過去，古老的蘆溝橋更顯著了。向東望去，在茫茫的暮色中，忽然閃起一片燈光，無數的電燈連成一片。張金華同志告訴我：

「那就是北平！」

大家都集攏來，看在黑暗統治下的燈光。張金華拍拍我的肩膀說：

「明天這時候，你在城裏了。」

進入北平

早上我換了便衣，張金華同志派了三個偵察員送我去×××村。譚國華他們要休息一天，明天晚上過平綏路去北平，我們相約在北平再見。

到×××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已給我們準備好了一切應該具備的手續，他好細緻地告訴我怎樣進城，進了城應該注意些什麼事。我的服裝給他審查了一下：結論是不像，於是換了一件合身的長衫，淺圓口布鞋，給我一把扇子。然後他才滿意了，說我有點像北平城裏的一個商人了。

我的語言也經過考核，並且考了幾個名稱的說法：比如稱北平要稱北京，見了人要叫先生，不能

漏出同志兩個字來（在解放區叫慣了。有一個同志到敵區去，因為稱呼一個生人爲同志，差點出了岔子。）……諸如此類

他陪我一同走，一進敵區，經過××崗樓前面時，驗過居住證，不由緊張起來，彷彿什麼人都在望着我，而我態度更不自然；見了敵人和偽軍馬上就有意把臉掉過去，一則是一種仇恨心理，不屑看他們；一則是怕馬上被他們發現出來，幸好那把扇子救了我。天氣並不熱，我一直却在扇扇子，這才鎮定下來，走了一段路，慢慢有點習慣了。

走入敵區的腹地，倒反而鬆下來，也沒人盤問，也沒人檢查。當然地下工作同志，他是很熟習什麼地方盤查的緊，什麼地方走起來不便，也是一個原因。

快到西直門時，遠遠便看見城牆上的巨大標語，「建設東亞新秩序」，城門樓上是橫幅中英文大標語：打倒英美。這時，那個帶我走的同志，他稍爲走到前面去一點，進城門的時候，好暗示我怎樣做。我見他從身上把居住證掏出來，我也掏了出來，捏在手上，隨着一長列的行人順次地走去。原來前面就是檢查的地方。我見他很恭敬地把居住證遞給偽警察看，我也照樣遞過去。偽警察對了對相片，忽然注視我起來了。我心裏想：難道就這樣被發現了嗎？但旋即把居住證交給我，一揮手，叫我走了。後來一想，才知道我沒有理髮，不整潔的過長的頭髮，遂引起他的懷疑。

進了城，正好一路電車開到，我們馬上搭上電車投向市中心去了。

轉眼之間，回到後方來已經兩年多了，但記憶却還新鮮，深深印在腦海裏，特別是那個老頭的話

和希望，戰士們的勇敢，平郊神話一般的事跡，和譚國華張金華的約會，——這些，都時時在我記憶之海裏浮起。

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八路軍冀中部隊進抵南宛和平坨里車站一帶，西郊的部隊也已前進了，我好像過去跟隨着聶榮臻蕭克譚國華他們一同進軍一樣，現在又彷彿看見他們在指揮着大軍進軍了！淪陷區的同胞們，你們八年的痛苦和屈辱，今天得到解放了，你們的希望終於實現。

在此，我謹向前進解放敵區的人民軍隊致敬。

本所新書：

一個女人翻身的事

孔厥 著

這是一個解放了的土地上的婦女解放的故事

她現在是百萬婦女的代表，但過去，她只值二斗粗穀子的
糞養媳，是常被她丈夫罵爲：「沒尾巴的驢兒。」

但革命解放了她。

今天，我們處在民主，解放的時代，婦女不能再是「作作
飯，生雞蛋」的了。這個真實的故事，是夠發人深省的。

附錄：

地道戰

一 歷史的車輪，在新的軌跡上前進着

被稱爲中國烏克蘭的冀中區，不僅是華北以至於全國最富庶的地區，而且擁有廣大的人力和物力，成爲一切戰鬥力量的泉源。冀中區是全國敵後鬥爭最尖銳的地方，同時，也是鬥爭最殘酷的地方。

它的周圍有四條被敵人掌握住的交通幹線：平漢、津浦、北寧、和石德線；這四條幹線的起迄點和交叉點的重鎮有北平、天津、石家莊；德州。這四個城市就位置在長方形的冀中區的四角。這些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幹線，在政治軍事經濟交通等方面，都有着它的特殊意義。

敵人對這個地區不放鬆的。敵人點線佔領了冀中以後，曾遭受了軍民的攻擊與破壞，推翻了敵人「以戰養戰」的企圖，打破了他的「迅速肅清平原」的迷夢。於是乎新的殘酷鬥爭開始了！由點線向面的發展。他的「確保佔領地」的計劃是，每個據點預計在一定時期內，把四周一定範圍的地區的村莊，變爲愛護村，首先以據點內的敵僞反復「掃蕩」，實行搶掠燒殺的殘暴破壞，配合以欺騙和利

誘，使人民屈服，派聯絡員，建立愛護村。此後，又將這軍事重點，伸向新的更遠的地區。在已經的愛護村，軍事就放次要地位，用少數敵偽軍和憲警不斷出動，破壞黨政民的組織，捕捉我們工作人員，從事所謂軍事政治交通建設工作，而達到「確保佔領區」。

從其佔領區，又向我區發展，把我區用相連之線分成兩塊，將點線內之面，作為其清剿區，以點線封鎖和切斷黨政軍民工作人員的進入，而清剿區之周遭邊緣，就建立據點崗樓，進行清剿和掃蕩，達到其「確保佔領區」。

這就是敵人的蠶食政策。

在一九四四年以前，敵人在冀中的大平原上，建立了一千五百多個據點，這還不算；在他佔領的點線面之間，又縱橫地建築封鎖溝，封鎖牆，限制了我們工作人員活動的空隙。而據點與據點之間的最遠距離，不到十里地，敵人兩個據點之間，或兩個崗樓之間的火力，可以封鎖住任何一個交通要道。

敵人的陰謀，是企圖使冀中解放區變質，真正達到他所夢想的「確保佔領區」。

不錯，在新的激變下，一部分主力部隊轉移了，政府和羣衆團體從公開轉入秘密，人民的武裝也遭受到摧殘……然而鬥爭並不會停止，也不是退却，而是轉入了新的鬥爭方式。

新的鬥爭方式，要求人民游擊戰爭更加廣泛的開展，要求新的創造。

歷史的車輪，在新的軌跡上前進着。

英勇的軍民，依然在大平原上鬥爭着，經過兩年的搏鬥，不僅恢復了組織，而且鞏固了組織；不僅鞏固了解放區，而且擴了解放區。

這由于什麼力量呢？

人民。

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築成了新的長城，擋住了一切的摧殘和迫害，站穩了陣地，擴大了陣地。即連華北敵派遣軍作戰主任在廣播里也不得不承認：

「惟冀中地區爲平原，如以大兵團攻擊，不難將之覆滅。然彼等如何確保此等地區？第一，是完全人的組織，軍與農民混成一片，組織極爲堅強。第二，將一望千里之冀中平原，由農地變爲陣地，因之，成爲最大焦心者，即爲交通問題，彼等令我軍行動困難，對主要道路破壞，不僅使我軍不能發揮能力，彼等以交通壕，互相聯絡，其中且可通行車馬，又在村落間有長一〇〇〇至三〇〇〇米達之地下道，無論何處都可通行，彼等之軍事，政治，經濟互相間都有完善之組織，戰陣地帶可依此等組織，長期間對抗日軍攻擊，此乃爲彼等之戰法也。」

戰勝狡黠強大的敵人，是各方面力量的總和。在這篇文章里，我只想先談一談地道戰，——這是人民游擊戰爭中的鬥爭新形式，表現了大平原上人民光輝的創造力。

二 地道的發展

遠在民國十一年，河南督辦張錦耀的第十一師隊伍，開到冀中高陽縣。看到冀中那麼富庶，而高陽更是一個富庶的商業區，就不想走了。官不肯走，兵當然也不走，一到夜里，成羣結隊地到處搶劫。十一師是新隊伍，路途不熟，他們在城里豎起了一個高竿，上面掛一個紅燈籠，這樣，搶完了，看着那個紅燈籠的方向走去集合，準沒錯兒。有錢的人上盡縣去了，但是窮人也要被搶，人民于是組織起聯莊來自衛，男的就和這些名義上被稱做軍隊的土匪作戰，女的則挖洞躲起。這時是用小筐子提土，築的很，洞也是個別的人家有，不普遍。十一師給打走了，洞就擦下了，藏藏東西。到七七事變，鬼子來了，村里有的人不走；鬼子走了，他們就出來了。大家很奇怪，實際是他家有地洞，不怕。

這是人民爲了「防匪」發明了地洞。

但冀中有地洞，却在更遠以前。高陽有個教書的老先生，他知道當年寶爾墩從高陽小良口到邊渡口，曾挖了一個長約六十里的地道，是用磚砌的。抗戰後，他也用了這個法子挖了洞，土沒有地方出，就出在他所教書的小學堂里，壘成一個講師壇。村里有人很奇怪，那兒來了一個教師壇？老先生保守祕密，沒說出來。

這时的地洞，只是個別的在挖，還沒有形成一個羣衆性的運動。

羣衆性的地道鬥爭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開初，敵人來了，就跑到村外的窪地里去躲起；四零年後，敵人掃蕩頻繁了，單躲躲是不濟事的，跑到村外，就挖土窩窩，上面蓋着草，敵人不到，是看不見的。後來覺得不如挖深一點，上面不還是可以種莊稼嗎？帶了木板去，挖得更深。有的人進一步在

墳墓里挖成洞，鑽進去，躲在里面。安全倒是安全了，不過墳究竟是有限的呀，容納不了大平原上的八百萬人民。不久，大平原上就出現許許多多的新墳，有眼子，可以露出頭來，瞭望敵情。敵人掃蕩包圍時，在村子里找不到人，就「拉大網」，到村外野地里找，敵人對這做法，叫做「趕兔子」，村外站不住了。

敵人不在村里找，人民就回到村里來了；進村挖地洞，先只是在街上挖，五家共一個洞口。敵人常常突然襲擊包圍，快得使村里人來不及下地洞，改爲一家一洞，洞口從街上移到家里來了。

這是死洞。

然而不是未來地道鬥爭的一個有着決定作用的起點。

死洞是很危險的。當敵人進村時，就到處搜尋痕跡，手里擎着二寸粗細的有一二丈長的鐵棍，到處敲打，如敲透地面，或有迴聲，說明下面有洞。這樣，有些家庭的地洞被破壞，捕捉到人，遭了損失。由此得到經驗，死洞是不行的，要活洞。

於是這家地洞和那家地洞通起來了，可以從一個洞口鑽入，由另一個洞口鑽出，當敵人圍住這一家進行搜索時，便能從另一家洞口走脫了。但是敵人包圍整個村里，進行更細緻嚴密搜索時，僅僅兩家或者是幾家地洞相連，也不能夠適應新的鬥爭需要了。兩個洞口的活洞，自然感覺不夠。新的地道，出現了，它將一個村莊和另一個村莊，在地底下聯合起來了。地底下出現了新的城市，出現了新的陣地。

三 內部構造的輪廓

地道的修築，遠較那平原上改變地形的挖溝運動是更加浩大的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據一般的估計，一個村需要修築地道，要動員全村大部分勞動力參加，需要一個月的時間，並且一個頂棚所用的木料，竟需要到一二千元之多。像這樣的消耗，人民爲什麼樂于負擔呢？

人民政治上所覺醒，堅決不當敵人的「順民」，和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固然是主要原因，另外一個原因也不可忽視，那就是經濟原因。

讓我們來看一個實敵村莊的例子吧。

冀無縣的趙莊，在實敵的半年期間，被徵田賦一千六百元，大閨女費（以免敵人姦淫）四百元，保甲費七百八十元，照相費（良民證上的）三百元，訓練費二百元，僱軍僱備費（代替青年壯丁）二百四十元，對聯絡員費四百七十元，門牌費七百八十元，土木工程費三千二百四十元，標語被撕毀辭款四百二十元，每月給崗樓據點，送雞蛋，酒，肉十餘次，每次百元，半年共費六千元；此外，前後送雞五百餘隻，豬十五條，車子一輛，馬一匹，棉花千餘斤，修崗樓要磚二十三萬塊，合需二千五百元；過節要紅方桌十餘張，凳子五十餘條，椅子十五把；其他尚有要糧食，木料，強迫訂購偽報等，總計半年內，每畝平均負擔，將近四十元之多。

從趙莊這一村對敵的繁重負擔上，回答了爲什麼人民不惜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來修築地道了。因

爲修了地道，人民能夠生產，生產的收穫，較之修地道所費不知多了多少倍，並且還可以免去對敵的這種繁重的費用。

許多村莊在幹部領導競賽號召之下，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了地道的修築。地道修築的形式樣，洞口的設計，有各種各樣據不完全的統計，有一百多種，如在任邱的××莊，他們地道修築是這種形式的：每六人爲一小組，每天挖三丈，每隔若干丈，挖一深八尺，長六尺，寬三尺之口，而後由內向外掏土；一般的高四尺，人可以在裏面屈背而行。寬三尺，二人可以側身通過，洞頂離地至少三尺，這樣可以不影響到耕種。村內地道，就在街上挖，與各村相聯的，就在野地裏通過，挖的時間定在下午，一般的到半夜停工，在競賽號召之下，分段分工進行得很快。

地道內沒有大量的通氣孔和出入口，這些出入口大半按置在祕密地方，使敵人不發覺，只有這一家人知道，當鬥爭進入更殘酷的時候，誰挖的洞，只有他本人知道，什麼地方有祕密的洞口和通氣孔。地道內挖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掩體（祕密洞），構築更爲堅固，通氣孔也開的更多一些，這是當發生情況時，人民掩藏的地方。地道內還挖有許多迷惑洞（又叫做欺騙洞），在地道轉灣處，分開若干岔路，有活路也有死路，又利用枯井與地道相通，造成許多「陷阱」，一經跌入，便無法逃走。地道的各個洞口，挖下深坑，坑內插着尖刀，或者埋上地雷，上面蓋上翻板。當人民進入地道之後，即抽掉翻板，即使被敵人發覺，追縱下去，因爲抽掉翻板，敵人下去，不是中了刺刀，就是中了地雷，在裏面送掉性命。敵人是不能隨便下地道的，叫僞軍下去，僞軍也不敢下去，縱然下去，他是很怕死

的，一到下面即自己高聲報告：「我是偽軍……」那意思是叫下面人民不要處死他，這樣，他雖然不死，但也不會再上來當偽軍了，——投誠了我軍。

地道中間，都挖有凹凸過門，叫做「子口」，狹小得只容一個人匍匐通過，只要有一個人拿一根棍子便可以守住，真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擋」的險要去處。每家的地洞，每村的地洞，如果有熟習的人領着，不但是走不進去，縱或萬一讓你碰進去了，也碰不出來的！村與村的地道，有「接合部」，到接界處，過村時即由另村負責領導。甲村的人如到乙村，吃飯時，付糧票，每日計算，由政府用糧食來調劑。

每個「子口」之處，並有防毒設備，一經發現毒氣，即可放下吊板，用土堵住。另外洞中通有枯井，敵人即使放水，也不在乎，所有的水便會從枯井流掉。

地道內部每隔相當距離，便有一個大洞，能容一二百人，有人洞，有畜生洞；大洞裏經常放有熟食，開水，燈火，被蓋，廁所，在裏住個幾天是不成問題的。村裏地道之間，和各村相聯之地道，又有很輕便的通訊聯絡，一拉鐵絲，鈴聲即響，從鈴聲多少，即可傳達敵人多少，互通情況。

地道洞口和頂上，遍處埋有地雷，使得敵人無從下腳，一觸即死。萬一敵人到了洞口，洞口還有武裝警戒，隱蔽在旁邊的掩體內，專門守候到地道來送死的敵人，第一是：敵人下不去；其次是：下去了，就上不來。

村莊與村莊之間，地道是貫通的，縱橫交錯，構成地下的驚人的地道系統，在地下創造了攻不下

的堡壘，使得在地面上被敵人佔領和分割上千上百的村莊，在地下，這些村莊連成一氣了，造成地下城市的新面貌。敵人稱蠡縣的三區有兩個：一個是地上三區，一個是地下三區，敵人對之却總是束手無策！

有了地道，不僅人民可以生產，工作人員可以堅持工作，民兵能夠堅持鬥爭，進一步，可以打擊敵人，堅持了平原的游擊戰爭，開展了平原游擊戰爭的新形勢。

四 血債是要用血來償還的

地道鬥爭是平原人民游擊戰爭的產物，這一新的鬥爭形式，是帶有很濃厚的羣衆性的，如地道不普遍開展，只是個別地區有，而這個別地區的地道鬥爭又是孤立的，那它不但不能夠發揮其應有的輝煌作用，有的時候就會遭到不應有的損失。

像定南縣北垣村的慘案，是應該深深記在腦海裏的。

在地道戰發展初期，定南縣的地道還不普遍，雖然北垣的地道修築得很好，但也無濟於事。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敵人從定縣的于位，新營，市莊等據點出動了三百多人，向北垣村一帶大舉合擊。北垣村附近的村莊，大半都是沒有地道的，於是東西趙莊等十多個村莊的人民，都向北垣村的地道裏去隱蔽，沒有秩序，情形很紊亂。上午八時，敵人開始向北垣村進攻，縣游擊隊和民兵做了五小時之久的頑強抗擊。敵人將要接近村莊時，游擊隊和民兵準備入地道繼續抵抗，但當時地道內的秩序

甚爲混亂，使得他們無法展開兵力。

因爲地道內缺乏組織，道口也沒有必要的武裝警戒，附近各村羣衆湧入地道的時候，沒有詳細的檢查，給漢奸混了進來，到處造謠，使羣衆不知所往，擁擠在道上。縣游擊隊和民兵既然沒能展開兵力，有效地打擊敵人，而村內又沒有廣泛的佈置地雷等爆炸物，地道頂上也沒有埋設地雷，使敵人得以從容挖掘。敵人從地道頂上掘開一個口子，放進了大量的窒息的毒瓦斯，於是八百個赤手空拳的婦孺老少、被毒瓦斯窒息而死，無聲地躺倒在地道裏了。

八百人雖然倒下來了，但是平原上八百萬人站起來了，伸出一千六百萬雙手，向敵人討取這鮮血淋淋的債務！

血債是要用血來贖還的！

五 輝煌的勝利

從北垣村慘案、平原上的人們，得到了經驗，得到了教訓，他們學會了怎樣運用地道這一門爭形式來和敵人搏鬥。

由於地道鬥爭的廣泛開展，即連在據點上周圍的村莊，人民有了退避依托之所，工作人員有了憑藉，可以大膽進行工作。

例如政權工作王同志，在一老百姓家裏住着，發覺敵人要到這村來。房主告訴他不要緊，屋內有

個地洞，但未說明在何處，就匆匆出去觀察敵情了。一會，一個敵兵來搜索院子，王同志被發現了。但是只是一個敵人，不敢進入，更不敢對他處置，那個敵兵回去報告，很多敵人來了；可是依然不敢進屋，就叫老鄉先進去。老鄉進去，見王同志沒鑽洞，連忙掀開洞口，讓王同志爬進去。這個洞口原來是在牆壁上，把牆挖一個窟窿，再用和牆一樣顏色的假壁封好，誰也難以看出的。老鄉把洞口封好，出來告訴敵人裏面沒有人，敵人不信，進去一看，果然沒有。敵人把老鄉吊起來拷打，說他家有的地洞，敵人到處搜索，用腳在地上踩，却無痕跡。王同志了地洞，轉移別村去了。而敵人見到處搜尋沒有地洞，也就只好算了。

這是地道消極作用的一面。

民兵鬥爭和地道鬥爭結合，從單純的防禦，進而為積極的進攻。

試以大曲堤村為例。

大曲堤村得到了莘橋據點的敵人要出動，這個村莊的民兵就決定：如果只有一路敵人來，就打，要是數路呢？就轉入地道。敵人只來了一路，民兵就迎頭痛擊，整整戰鬥一小時，打得敵人摸不清情況，死了四個敵人。附近各村的民兵聽到這個消息，都全體出動，前來增援，到處是槍聲和土砲手榴彈的聲音，敵人終於狼狽潰退了。

這之後，敵人出動，大曲堤村的民兵，首先在村外打擊敵人；要是抵抗不住，就轉移到村邊的高房頂上拿手榴彈爆炸物打擊敵人；如果敵人沖進了村子，又佔領了街口，民兵就由地道下面轉移到中

村間的高房子上面。繼續打擊敵人；要是敵人也上房，把民兵包圍起來呢？民兵就由地道轉移到另一個高房，跟敵人鬥爭。倘若這樣打不行，民兵就從地道轉移到村外，一方面堅持地道口，一方面從外線襲擊敵人。這樣，有了地道，可以出沒無常，縱橫自如，敵人對平原上的人民就無可奈何了。

地道鬥爭的開展，倘若只是做爲退避之所，離開了武裝鬥爭，那會成爲消極的逃跑主義。地道鬥爭和爆炸運動結合起來，就豐富了游擊戰爭的內容，創造了更加生動的游擊戰爭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掃蕩的時候，敵加島大隊長，率領了七百多名步兵，向藁無××一帶圍攻，事先我們得到了情報，民兵就配合縣游擊隊和一個連的正規軍，動員佈置。一部分武裝依據村莊土崗與墳地迎擊，其餘的則在村內準備，羣衆進入地道。有組織地到各個掩體內隱避，幹部和民兵在地道內來往指揮。村邊，街口，地道頂，草堆中，房屋裏……到處都埋了地雷。村外武裝給敵人以大量殺傷之後，敵人才拚死冲到村口，馬上踏響了很多地雷，炸得敵人屍骨橫飛。這時，我們武裝部隊已上了高房，又用手榴彈向下打擊敵人。待到敵人搶佔了高房，我部隊就入地道，在各個洞口出沒無常，不斷繞得高房下面，向上投手榴彈打擊敵人，敵人受到傷亡，也看不到我之蹤影。地道洞口的小掩體內，都有民兵警戒，觀察敵情，守衛洞口。通訊員提着小燈籠，往來聯絡，指揮部則發佈命令，不斷襲擊敵人。這樣不斷打擊之下，敵人已經傷亡百餘名了。到這時，才發現一個洞口，於是派偽軍下去，偽軍一進洞口，就被守衛洞口的民兵一槍打死了。敵人馬上進行挖掘，企圖把地道破壞，消滅在地道下的無數人民和軍隊。但鐵鍬一挖，埋在地道頂上的地雷爆炸了，敵人給自己挖掘了墳墓。這時

已到黃昏，當夜晚到來的時候，敵人知道更是八路軍和民兵的世界了。加島隊長只好垂頭喪氣，帶着殘餘的隊伍，悽喪地竄回據點去。

像這樣輝煌的勝利，是寫不完的。

六 攻不破的堡壘

敵人累次遭受到英勇軍民的打擊，地道成爲敵人「迅速肅清平原」一個最大障礙，這樣，所謂「確保佔領區」，便成爲紙面上的事實了。

敵人對這個問題感到棘手，而煩惱了。

大隊長以上的敵人上天津開會去了。這個會開了兩個月之久，會議唯一的課題是：如何對付大平原上人民的地道戰。最後，總算想出三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不要這個地區，但是不行，不僅要繼續「佔領」，還要「確保」呢！

第二個辦法，把這個地區的人民都殺光，這辦法，倒的確是很徹底，不過，在沒有人民的土地上，大概一個兵也活不了的，何況人民能夠讓敵人隨便殺光嗎？連敵人自己恐怕也不相信有這種可能。

第三個辦法，是把平原的地道翻過來！一邊挖的很深，多餘出來的土，就墊高一邊，這叫「挖大溝」：二丈闊，二丈深。這辦法實行以後，一時，的確暴露了一些地道，也受了一部份損失。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新的鬥爭，產生了新的經驗，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平原上人們，又創造了新的地道。

什麼是新的地道呢？由於軍事秘密的緣故，在目前，還不是發表的時候。

地道鬥爭是平原游擊戰爭中人民新的創造，他在反蠶食鬥爭中，在鞏固和擴大解放區上，起了偉大的作用，在人民游擊戰爭歷史上寫下了燦爛的一頁。

可是要記取北垣村的血的經驗和教訓。

地道鬥爭必需要普遍開展，使區村之間形成有機的聯繫，避免敵人集中力量突擊個別目標；地道的修築要有計劃，人民下地道要有組織，避免紊亂和暴露；地道鬥爭不能孤立起來，必須和爆炸運動結合起來，這不僅是保衛了地道，同時也可以殺傷敵人；地道要和武裝結合起來，才能發生大的力量。地道保衛了人民，人民也要在各個道口用武裝來警戒，保衛地道。

這樣，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就形成了生動的人民游擊戰爭。

這樣，地道就成爲攻不落的堅強堡壘！

一九四五，六月十四日。

詩人節。